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壹百伍拾壹

帝王部 一百伍拾壹

慎罰

夫震曜殺戮上天之顯道也刑罰威獄王者之大柄也聖人則象天明司牧民命所以糾虔姦慝章明軌度則刑辟之設禮樂之助也然而至蔽或爽煩類有彰巧詆致共深文平民陷於非辟則常寃揔至作沴於陰陽胥怨汲聞無措於手足是故帝嬀勑法刑欽恤之言穆滿制刑敦簡孚之訓皐陶作士寧失於不經盤庚誥民敢動於非罰皆所以昭明慎之旨懲糾分之弊也稽諸舊史足示方來后辟紛綸光猷輝映至如齋居論決深形於勤恤覆鞫惻愴無憚於淹久動遵經義以取乎大中時下教

告式中於服念若斯之類寔繁其徒有足明徵並從論次
舜既受禪乃命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寛也以流放之寛五刑
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朴作教刑朴憂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眚災肆赦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終賊刑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
衆以寛愆迴也善則歸君人臣之義罰弗及嗣賞延於嗣亦俱謂子蹉及世也父子罪不相及
而及其賞道德之德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心行罪疑惟輕
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
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辜罪輕常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己遜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
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喜仁愛之道
漢高祖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

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来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
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
廷尉所不能決謹具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景帝中和五年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之人
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明黨比周比周須寐
切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
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
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
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為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寛恕宣
帝即位以武帝末法令滋彰禁網寖密時廷尉史路温舒上疏

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帝深愍焉廼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有罪者更興邪惡無辜者又限罪刑是決獄不平也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鞫謂窮獄也事窮竟也其為置廷尉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讞請時帝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未央宮中有宣室殿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獄刑號為平矣

地節四年九月詔曰令因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瘦死獄中瘦病也因以饑寒而死曰瘦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郡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同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抑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寃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

明帝永平三年詔曰有司其詳刑慎罰明察單亂夙夜匪懈以

稱朕意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甲寅詔曰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興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質帝本初元年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逆感禁獄慮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人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令守官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徵敬始其勑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

靈帝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寃枉原輕繫休囚徒

魏武帝令曰夫刑者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理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文帝黃初五年詔曰近之不綏何遠之懷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無所措其手足昔泰山之哭者以為苛政甚於猛虎吾備儒者之用服聖人之遺教豈可以目翫其辭行違其誠者哉廣議輕刑以惠百姓

明帝大和三年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姓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

青龍四年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措而

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彰犯者彌多刑罪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案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朕之至意也而群國鬭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犯罪苛法猶存為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寛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服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新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其朕意

晉武帝大康九年詔郡國五歲刑以下決遣無留庶獄

後魏明帝永興三年十二月詔南平公長孫嵩任城公嵇拔白馬侯崔宏等坐朝堂録決囚徒務在平當

太武太平真君六年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輕議量決

獻文未年尤重刑罰言及常用惻愴每於獄案必令覆鞫諸有囚繫或積年不斷群臣頗以為言帝曰獄滯雖非治體不猶愈于倉卒而濫也夫人幽苦則思善故囹圄與福堂同居朕欲其改悔而加以輕恕耳由是囚繫雖滯淹而刑罰多得其所

孝文延興四年以中書覆案頗上下其法遂罷之獄有大疑乃評議焉先是諸曹奏事多有疑請又口傳詔勅或致矯擅於是時事無大小皆令據律正名不得奏疑合則制可失衷則彈詰之盡從中墨詔自是事咸精練群下莫敢相罔

太和四年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曰廷尉者天下之平民命之所懸也朕得惟刑之恤者在獄官之稱其任也一夫不

耕将或受其餒一婦不織将或受其寒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甚衆宜隨軽重決遣以赴耕耘之業

五年五月朔詔曰迩者遷兵屢動劳役未息百姓因之輕陷刑網獄訟煩興四民失業朕每念之用傷懐抱農月時要民須肆力其勑天下勿使有畱獄久囚

十一年十一月戊申詔曰朕惟上政不明令民陷身罪戾今寒氣勁切枝捶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既不登民多飢窘輕繋之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畱獄犯

二十七年七月丁亥詔曰法爲治要民命尤重在京之囚悉命條奏朕将親案以時議決

宣武永平元年七月詔曰察獄以情審之五聽枷杖小大各宜

定准然比廷尉中尉司州河南洛陽河陰及諸官鞫奸之理未盡矜恕掠拷之苦每多切酷非所以祗憲量衷審刑重命者也推濫究枉良軫於懐可付尚書精撿枷杖違制之由斷罪問奏

出帝永熈二年五月庚寅詔諸幽枉未申事經一周已上悉集華林将親覧察脫事已經年有司不列者听其人各自陳訴若事連周郡由滯淹歲月亦仰尚書揔集以聞

隋文帝開皇五年侍官慕容天遠糾都督田元冐請議倉事實而始平縣律生輔恩舞文陷天遠遂更反坐帝聞之乃下詔曰人命之重懸在於法律文刊定科條易曉分官命職當選循吏小大之獄理無疑舛而因襲往代别置律官報判之時推其爲首殺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罰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爲政之

失莫大於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曹明法州縣律生並可停廢自是諸曹決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

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治事盡然後上省奏裁

十六年詔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詔曰緩刑議獄哲后彝訓鮮網泣辜前王茂軌朕君臨海內撫育黎元一物乖所納隍興慮其益州道行臺及夔州總管府衆務臻集統攝遐長囚徒禁繫其數不少或控過未申多有冤屈或注引肆志濫及貞良致使文案稽延獄訟繁擁念彼枉滯情深愍惻其益州總管內諸州委御史大夫無逸撿校夔州管內委趙郡公孝恭撿校所有囚繫悉令覆察務從寬簡小大以情但有負罪逃亡離棄鄉邑無問輕重悉令歸首明加勸道務修墾植庶使家給人足稱朕意焉

太宗貞觀元年七月戊申詔曰朕恭膺寶命撫臨率土永鑒前王憲章典故雖文質遞變沿革不同而發號施令殊塗一揆皆所以成當世之典誥關生民之耳目納之規度令行禁止自律令班下積有歲時內外群官多不尋究所行之事動乖文旨此乃臣有所隱民不見德與大不令而誅何以異也斯豈守道履正徇公奉法者乎自今以後官人行事與律乖違者仰所司糾劾具以名聞

二年三月帝謂侍臣曰古者斷獄必信於三槐九棘之官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

三年四月詔曰泣辜慎罰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五年八月制決死刑雖令即次仍三覆奏十二月制決死囚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行之其日尚食勿進酒肉皆令門下覆鞫有據法當死而情有可務者錄狀奏聞

十七年九月丁卯帝謂大理卿孫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堅恐人傷作箭者欲其銳恐人不傷何則各有司存利在其中故也朕常問刑罰輕重每稱法網寬於往代仍恐主獄之吏利在殺人危人自達以釣声價今所憂正在此耳深宜防禁務在寬平

二十年帝征遼迴二月次行靈石縣指獄而謂皇太子曰此何謂也皇太子對曰此所謂圓獄將繫罪人帝因曰文王作刑罰

茲無赦而漢文帝志在輕刑但以平允為佳非謂有罪即釋也濫殺無辜則政道缺久滯有罪則怨氣生圜土之中視青天有同懸鏡而鏁械膚體鬱結其中夫修諸已者可以知物傳曰其恕乎由此言之不可不慎

高祖以貞觀二十三年即位九月帝問大理卿唐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帝聞囚數不多怡然形於顏色謂臨曰昔東宮卿已事朕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疇日相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要在於刑法刑急則人殘法寬則失罪務令折中稱朕意焉

永徽六年十一月癸巳詔曰朕聞小大以情義重前告哀矜勿喜道光遐冊朕恭膺寶業嗣臨億兆留心聽斷劬劳日昃一物

乖方納惶軫慮今既科格咸備憲制又行訊鞫之法律條具載深文之吏猶未遵奉肆行殘虐曾靡人心在含氣之倫稟柔脆之質乃有懸加有樹經日不解脫衣迴立連宵忽動食飲乖節殘酷之事非復一途楚痛切身何求不得言念於此深以矜懷又投匿名書國有常禁凡厥寮庶咸應具述近遂有人向朝堂之側投書於地隱其名姓誣人之罪朕察其所陳皆極虛妄此風若扇為蠹方深自今以後內外法司及別勑推事宜並依律文勿更別為酷法其匿名書以宜准律處分庶使泣辜之情遠覃於四海卹刑之旨長垂於萬葉

龍朔二年八月詔曰哀敬折獄義光呂訓明慎用刑事昭姬象朕以寡昧嗣登宸極思闡大猷式隆景運陷冰是懼屢想於寰中御朽彌兢馳禁於俗下虛以待物每從寬政如聞率土州縣留獄尚繁囚於因繫致於病死一歲之中數盈二百蓋由上德亭育之化下乖堯舜之心深責在躬興言多媿抑又聞之共裁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今之所任或虧政道未詳欽恤之旨但狥苛刻之情幽縶囹滯證建遐廣寒暑相襲風露交侵淹乎年月成其疾苦加以榜笞失度枉梏違方巧詆深文去將安適獄市之寄何其爽歟自茲以後宜革前弊罪無大小不得稽留其因病患及罪輕并笞杖等雖法有常規恐典吏妄生威福官人不存檢校或顏面囑請觸類以之若仍舊不悛當加重罰布告天下知朕意焉

麟德二年三月戊午詔曰今陽和布氣東作聿興甘澤雖霑猶

未周洽惓慈南訛彌用憂勤瞻彼西郊良深兢惕宜順發生之
序以申簡恤之恩西京及東都諸司雍洛二州見禁囚徒宜准
龍朔元年慮囚例處分其西京左侍極兼檢校大司憲陸敦信
充使東都令右肅機盧承慶充使必令息彼究滯稱朕意焉
咸亨三年十一月駕幸許汝等州分遣使覆見禁徒囚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自令內外法官咸宜敬慎其文深次
骨跡徇凝脂高下任情輕重失衷必寘嚴典以彰癉惡
景龍二年七月大理正王志愔奏盜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
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以守
文為苛刻臣愚以執刑典即為衆所謗帝謂曰法急則傷人寬
則漏罪情實罰在於中宜慎之志愔因奏上應正論以見意

玄宗先天二年四月詔曰法憲之設期於無私本以救人蓋非
獲已故德情存於勿喜折獄貴於哀矜至如斷決諸罪皆誅科
條守而不失自為良吏如聞近日州縣罕習章程率情嚴酷或
致殂殞假令事應重辟故當明啟刑書豈可轍因櫝楚輕絕人
命大上皇人覃萬寓澤被群生子愛黎咞慎恤刑罰予恭承天
訓虔奉睿圖旰食載勤納隍兢慮凡厥長吏宜達此懷務遵法
式勿仍前弊如或有違當置嚴法宣示黔庶咸使聞知
開元三年二月庚午詔曰無職之徒自罹刑憲一遭縲絏坐變
星官長吏依違不時疎次過成滯獄豈曰當官況三陽在辰德
澤恩布一物失所動恤是殷惟懷永圖俾申幽枉其所在見禁
因未斷結者今所在長官親加按理仍令御史及按察使訪察

隨事糾繩

六年二月己卯詔曰仲春在候膏類滋故當法天布和氣時行令天下諸繫囚宜令所由速疎理斷決勿有寃滞

八年詔曰庸愚之人自犯疎網至於公憲誠則難容然服念泣辜昔賢懿躅惟刑是恤不可暫網如聞囚徒或有寃滞久在幽縶情何以堪其外州已有使覆京城內宜令中書門下就禁司按理如有枉濫隨事奏聞

十四年四月詔曰時屬正陽事殷蠶穡慇彼囹圄或多寃濫宜弘慎恤之恩俾助生育之德其所有囚徒除死囚已外所有長官即疎決處分庚戌又詔曰孟夏麥秋尚決小罪況時候漸熱深慨繫囚宜令中書門下巡城內囚徒量事處置畿甸囚徒亦縣縣令疎理斷決勿滞禁人

二十年十月駕發東都北巡狩甲申命宰臣所在疎決囚徒

二十三年四月壬子詔曰農作是時人無棄日所在獄訟或有滞留其都城已令中書門下疎理其京城及北都各委留守天下諸州委本道採訪使及本州長官各隨事決斷勿令寃繫徒已下罪並量決罰便放其官典犯贓宜准常式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朕猥集休運多謝哲王然哀矜之情大小必慎自臨寰宇子育黎蒸未嘗行極刑起大獄上玄降鑒應以祥和思叶平邦之典致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死罪除十惡宜令中書門下與法官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

天寶十載正月詔曰法以輔德刑以閑邪豈在煩苛必資簡易

朕永懷至理思致還淳每懷哀矜之心屢申寬大之詔寔欲人皆知禁化洽無為頃者已令法官每刊刑典蓋由此也

肅宗乾元三年閏四月己卯御明鳳門大赦改元詔曰自古百王欽慎刑法蓋以法者人之命刑者國之權苟或失其科條固難措其手足頃以姦臣擅命中典不修造次使行哀矜何在自今以後其有犯極刑宜本命司依舊三覆庶平反之際人謂不冤幽明之間理皆無濫

代宗寶應三年七月壬寅大赦改元制曰天下刑獄須大理正斷刑部詳覆不得中書門下便即處分

大曆四年七月癸未詔曰如聞州縣官比來率意恣行麤杖不依格令致其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自今以後非灼然蠹害者不得輙加非理仍委觀察節度使嚴加促搦勿令有犯錄名聞奏宣示中外宜悉朕懷

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近日州縣官吏專殺立威杖或諭制自今以後有責情決罰致死者宜令本道觀察使具使由聞奏幷申刑部御史臺

順宗初即位制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捶本罪不致死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死於此良增惻然宜切加察訪

憲宗元和貳年正月制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捶責情致死者切令察訪

三年九月給事中穆質奏諸州府鹽鐵使巡院應決死鹽死囚請州縣同鹽免有冤濫從之

四年正月詔曰自今以後在京諸司應決死囚者不准止直並不在刑決之限如事迹顯驗須速決遣并特勑處分亦宜令一度覆奏

九年八月袁州刺史李將順坐挌撻人貶道州司户參軍大僚詣執政以為刺史柢禁不經按訐遽貶官恐不可乃追詔遣御史馳往推究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赦書刑獄所繫理道最切如聞比来多有稽滯一拘囹圄動變炎涼自今以後宜令御史臺切加訪察每季差御史巡囚事涉情故或斷結不當有失刑政具事由聞奏其天下州縣并委御史臺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諸道巡院切加察訪

四年三月壬子赦書天下諸州府縣官吏應行鞭捶本罪不至死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念於此良增惻然宜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等切加察訪具事由聞奏

敬宗寶曆元年四月制如聞京城諸司捕繫推鞫動經旬時毎委御史巡囚罕能舉劾積成冤滯為弊頗深宜重舉明長慶元年七月十八日赦申聞奏

文宗大和四年四月丁丑詔曰如聞時稼甚滋人心望歲近者時雨稍乏憂懷載深慮有留獄致傷和氣應京城諸司見禁囚徒宜令御史臺選清強御史二人各就司疏決處分具輕重以聞

六月壬申詔如聞御史臺大理寺京兆府及諸縣囚徒近日訊詢例多停滯自今以後宜令所司速詳決處分其諸司應推獄

有稽緩稍甚與奪或乖者仍委尚書左右丞及分察御史糾舉
以聞
十月詔自今以後有特決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准故事傚
覆先是命中人送教樂官劉楚才等四人付京兆府杖殺之不令覆奏又送宮人張十十等十人於西內處置宰臣楊嗣復等傚伶賤人賤類出入宮禁定刑議有異平人若不痛繩即難撿兩准宣各決痛杖一處死事亦相當緣宣下之時未有正勑府司准宣處置又不覆奏稍乖常例有惑衆情詔荅曰宣下之時不令覆奏稍乖舊制良用憮然遂有是詔
五年二月丁丑詔以方春用事寒氣稍侵京城見禁囚徒應有
究結宜令御史兩人各就本司疏理以聞
七年正月壬子詔曰議獄恤刑前王攸重苟有冤滯即傷陽和
應在城諸司諸使有囚徒限七月內處分訖奏聞河南府八州
府勑到准此處分

閏柒月乙卯朔詔京城囚徒應有冤滯已委疏決務從寬降宜
令鄭覃令狐楚疏具條疏聞奏
八年四月丙戌詔曰朕比屬暇日周覽國史伏覩大祖因閱明
堂經見五臟之係咸附於背乃下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且人之
有生繫於臟腑針灸失所尚致夭傷鞭扑苟施能無枉橫況五
刑之內笞最為輕豈可以至輕之刑傷至重之命朕躬承丕業
思奉貽謀言念於此載懷惻隱其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人除情
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常公事違犯並宜准
貞觀四年十月十七日制處分不得鞭背今年已後每至夏至
已後立秋已前州府常條之中亦宜量與矜減速為疏理不得
久令禁繫委御史臺切加糾察永為常式

五月辛亥朔癸丑詔曰如聞大理寺所覆諸州府刑獄旨盤勘微細節目不早詳斷道路遐遠往迈經年非唯囚禁多時有傷和氣兼亦覬望恩澤故涉稽留為獘頗深須有提舉宜令御史切加糾察准勑限校科堆推狀中有贓數異同及罪人伏疑未盡者即許移牒盤問其他煩碎事條不關要節者並不得更令移牒看覆

開元四年四月詔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年推鞫未畢蓋由官吏因循致此留獄鬱烝在候究滯難堪宜付御史臺委中丞高元裕及強明御史三兩人各就本司應見禁囚分閱案牘據理踈決聞奏

宣宗大中四年四月詔法司使法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罪既奸吏得計則黎庶何安自今後應書罪定刑宜令直措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頒示天下長吏嚴加覺察不許輙使奸吏如有此色當議停觧

九月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准勑糾決囚徒合差監察御史一人到府門監決伏請自今已後許令御史到府粗將引問次究獄情如因不稱究方許行決冀其淫行永息究濫獲申勑旨宜依其河南府亦令准此諸州應有死囚仍委長吏差官監決

八年三月甲辰詔此係除巨蠹所不原外每立夏至立秋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條之中量與減貸速為踈理無令淹繫

懿宗咸通元年詔曰王道所先刑柄最切向聞鞫斷動隔炎涼不惟理且未伸多致疾而成夭寃霾既聚和氣仍傷日月星辰

由此失度水旱蟊賊所以為災自此刑法官條示天下州府長
吏疎理無致淹延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議獄恤刑比求寃濫須民下
輩輕侮憲章苟非五聽之通明何辯二門之邪正自今後法司
如有疑獄予自據格令以決之法既行雖親勿赦
同光二年六月巳巳勑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
廵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内並須決遣申做仍委四京
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疎決不得淹停兼恐内外形勢官員
私事既禁切要止絶俾無寃滯
三年五月乙未在京及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疎
決不得淹滯

六月甲寅勑刑以秋冬雖開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滯淹若或十
人之中止為一夫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時言念哀務又
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
輕者即時疎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
機須行嚴令或謀恶逆或畜姦邪或行刼殺人難於留滯並不
在此限
明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勑應天下州使繫囚降大辟罪已
上委所在長吏速推勘決斷不得傍追證對逕過食宿之地除
當死刑外並仰釋放兼不懲治
二年春左拾遺李同上言天下繫囚請委長吏逐旬親自引問
質其罪狀眞虛然後論之以法庶無枉濫從之

六月大理少卿王鬱上言凡决極刑合三覆奏近年以来全不守此伏乞今後前一日令各一覆奏奉勑宜依

八月西京奏奉近勑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覆奏伏緣當府地遠此後凡有極刑不審准條䟽覆奏奉勑旨昨六月二十日所降勑文秖為應在洛京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已降音命准舊例施行今詳西京所奏尚未明近勑兼慮諸道有此疑惑故令曉諭

十月辛丑德音為政之要切在無私聽訟之方唯期不濫天下諸州府官員如有善推疑獄及曾雪寃濫兼有異政者當具姓名聞奏別加甄奬

三年正月丁巳内出御扎曰朕聞堯舜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禹湯申罪己之言庶明知御令月七日據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鬬之事朕即初聞奏報實所不容率爾傳宣令府石譚處置今但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㓜童為戲既載聆黨議方覺失刑循揣再三愧惕非一亦以渾公兒誑誣頗甚石譚詳覆稍乖致人當枉法而徂處朕於有過之地令减常膳十日以謝幽寃其石譚是朕懿親合施規諫既兹錯誤宜示省循可罰一月俸渾公兒決脊杖二十仍削在身職配流登州常如所在其小兒骨肉賜絹五十疋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兼此後在朝其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須子細裁遣不得因循付中書門下百寮進表稱賀十二月癸丑諸州使數奏内人死於獄中奏勑朕以握圖纘位端已臨民每於刑獄之

冊府元龜

問倍軫憂勤之念慮多淹滯累降指揮儻一物以㘅冤撫萬機
而是愧近聆數處奏內人獄內身殂事既不明理難取證將
絕罔欺之弊須須條理之文宜令今後凡有刑獄切以准前勅
命施行斷遣不得奄停如有賊徒摧尋及證斷遣未聞在獄病
疾者委隨處官吏當面錄問令醫人看候無致推官吏司別咨
幸門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畢下制曰欲通和氣必在申冤將設公方
實資獎善州縣官察能雪冤獄活人生命者許非時選仍加階
超資注官與轉服色已著緋者與轉兼官

二年三月辛亥勅朕偎以眇躬荷承鴻業念彼疾瘵勞於寤興
或慮官不得人因成紊亂或慮刑非其罪遂致怨嗟王化所興

獄訟為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諸色違犯或
小可鬬爭官吏曲縱吏人求巧瑕釁初則滋長節目作法拘囚
終則剥誅貨財為思出援外憑公道內徇私情無理者轉務遷
延有理者却思退縮積成訛弊漸失紀綱自今後切委逐處官
吏州牧縣宰等深體余懷各舉爾職凡官推究速與剸裁如敢
苟縱依違遂成枉濫或輕臺訴屈或投匭申冤勘問不許其元
推官典並當責罰其逐處觀察使判使別議朝典宜令諸道州
府各依此處分所管屬郡委本道嚴切指揮

八月丁卯勅三京諸道州府行獄近日訪聞依前禁繫人多不
旋決諸道宜令所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有滯淹

愍帝應順元年三月戊午詔曰刑柄為治禮之先獄訟乃有國

之重一成共守四海同文咸符欽恤之言乃致和平之道以近及遠列職分申司明皆有其舊規斷決各申其所属惟理則罪疑可定惟正則刑措可期諒在舉行方無壅滯應三京諸道州府繫囚據罪輕重疾速斷遣比來停滯須奏取裁不便區分故爲留滯今後凡有刑獄據理斷遣如有勑推按理合奏聞不在此限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丁丑詔曰在京諸獄及天下諸府見繫罪人正當暑毒之時未免拘囚之苦誠知負罪特軫予懷恐法吏生清滯於決斷詔至所在長吏親自詢問據輕重疾速斷遣無令淹滯

二年四月辛卯詔曰運當昭泰時屬樂康思欲導和氣於雍熙布休光於幽隱拯期恤物必軫深仁今以候及蕤賓適茲炎毒宜茂好生之德澤敷在宥之文足以寬肺石之冤辭叶薰風之解慍庶導時令獲奉天心宜令御史臺河南府運巡諸道州府自五月一日已前見繫罪人常赦不宥及已見情狀之外悉令疾速斷遣勿至淹停

晉高祖天福三年五月勑應諸道州府刑獄慮有淹延宜令逐處應用禁繫人等並仰各據罪戾詳事理疾速斷遣不得停滯仍付所司

三月庚午詳定院奏前守法洞縣主簿盧璨進策云伏以刑獄至重朝廷所難尚書省分職六司天下謂之會府且諸道決獄若関人命即刑部不合不知欵請州府凡決大辟罪人訖逐季具有無申報刑部具錄按擬事節并本判官馬部都虞候司法

冊府元龜

參軍法直官馬部司判官名御申文所貴或有案内情曲不圓
行割可以覆勘如此則天下遵守法律不輕議刑書非唯必有
鄭究抑亦勸其立政者臣等參詳伏以人命至重國法須精雖
載舊章更宜條理誠爲允當望賜施行從之
五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但關人命實動天心或有寃濫
則傷和氣應諸道州府凡有囚徒據推勘到案款一一盡理子
細檢律令格勑其間或有疑者准令文奏大理寺立宜由尚書
省省自名有指歸州府然後決遣
五年三月丙子詔曰自大中六年已來勞耳稱究決杖流配訴
雖有理不在申明今後據其所陳與爲勘斷勞耳之罪准律别
科六年秋七月庚辰詔曰政刑所切獄訟爲先推窮須察於事

情斷遣必遵於條法弘欽恤以致和平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
府見禁諸色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常切提撕疾速決遣每務公
當勿使滯淹
少帝天福八年四月壬申勑朕自臨寰宇思致和平以四海爲
家慮一物失所每念犴牢之内或有枉撓之人屬此炎蒸倍加
軫惻冀絶滯淹之嘆用資欽恤之仁應三京鄴都及諸道州府
見禁罪人等宜令逐處長吏嚴切指揮本推司及委本所判官
疾速決絶斷遣不得淹延及滯致寃濫仍付所司
開運二年五月壬戌殿中丞桑簡能上封事曰伏以天地育萬
物廣博厚之恩帝王牧黎元行寛大之令是知恤刑緩獄乃爲
政之先布德行惠實憂民之本今盛夏之月農事方殷是雷風

長養之時動植蕃廡之際宜順時令以弘至仁竊以諸道州府
都郡縣應見禁罪人或有在囹圄稍滯區分胥吏侮文枝蔓乃
衆捶楚之下陷無辜縲絏之中莫能自理茍一人拘繫則數人
營財物用既殫功業亦罷若此之數寔繁有徒切恐官吏因循
寖成斯弊伏乞降詔旨令所在刑獄委長吏親自録問量罪疾
速斷遣務絶冤濫勿得淹留庶免虛禁平人妨奪農力兾召和
氣以慶明時勑曰囹圄之中縲絏之苦姧吏茍窮於枝蔓平人
用費於貨財由茲淹滯兼致屈寃桒簡能體茲軫憫專有敷陳
請長吏躬親免獄官抑逼深爲允當宜在頒行宜依
十月甲子秘書省著作郎邊玗上封事曰臣聞從諫如流人君
之令範極言無隱臣子之常規盖欲表大國之位人致萬邦之
無事前文備載可舉而行伏以皇帝陛下德合上玄運膺下武
旰食宵衣而軫念好生惡殺以推仁凡措典刑固無寃枉然以
照臨之内州郡尤多若不再具舉明伏恐漸成奸獘臣竊見諸
道刑獄前朝曾降勑文凡是禁繫罪人五日一度録問但以年
月稱遠漸致因循或長吏事煩不躬親點檢或胥徒啓倖妄要
追領證明慮有涉於淫刑即恐傷於和氣伏乞特降詔勑自今
後諸道並委長吏五日一度當面同共録問所冀處法者無恨
卹寃者獲伸俾令四海九州咸謌聖德五風十雨永致昌期勑
曰人之命無以復生國之刑不可濫舉雖一成之典務在分平
而三覆其詞所宜詳審凡居法吏合究獄情邊玗近陟同行儀
陳讜議吏長欽恤宜允申明

三年十一月丁未左拾遺竇儼上疏曰臣伏覩名例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則天垂象本欽生之義期止殺絞斬之坐皆刑之極也又准天成三年閏八月二十三日勅刑極法日宜不舉樂減常膳又刑部式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斯皆仁君哀矜不捨之道也竊以蚩尤為五虐之科尚刑鞭朴漢祖約三章之法止有死刑絞者筋骨相連斬者頭頸異處大辟之目不出兩端淫刑所興近聞數等盖緣外地不守通規肆率性性或以長釘貫穿人手足或以短刀臠割人飢膚乃至累朝半生半死俾冤聲而上達致和氣以有傷將弘守位之仁在峻惟行之令欲乞將下明勅嚴加禁斷者勅曰文武方興刑罰須當有罪宜從於正法去邪衛契於古風竇儼所貢奏章實俾理道宜依所奏准律令施行

漢隱帝乾祐二年正月勅政貴寬易刑尚哀矜慮滋蔓之生奸寃軫傷而是念令屬三元改候四序履端將冀和平無如獄端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委逐處長吏躬親慮問其於決斷務在公平但見其情即為具獄勿令率引遂致淹停無疑彝文有傷和氣

四月甲午勅曰月戒正陽候當小暑乃挺重出輕之日是恤刑議獄之辰有罪者速就勘窮薄罰者盡時疏決用符時令勿縱滯淹三京鄴都諸道州府在獄見繫罪人宜令所司疾速斷遣無致淹滯枉濫

五月辛未勅政化所先獄訟攸切不惟枉撓兼慮滯淹適當長

養之時正屬槁蒸之候累行條貫俾速施行靡不丁寧未曾奏報再頒告諭無或因循應三京鄴諸道州府詔至宜具疏放已行未行申奏無致逗留

周大祖廣順元年五月壬戌朔勑朕肇啓丕基躬臨庶政深慕泣辜之道以弘恕物之心今則方屬炎蒸正當長養黄沙繫縶宜矜非罪之人丹筆重輕切戒舞文之吏凡有獄訟不得淹延務令囚絶拘留刑無枉濫冀叶雍熙之化用符欽恤之情應京都諸道州府見禁人等宜令逐處長吏限勑到應有囚徒當面録問事小者便須決遣案未成者嚴切指揮疾速勘鞫據罪詳斷疎放勿令停滯及致冤抑庶召和氣俾悦羣心

二年四月壬辰勑朕以寡昧獲主黎元將以召天地之和每思去刑政之獘寅恭於此宵旰為劳令以節及長羸時臨暑熱耕農之户蠶麦將忙宜於獄訟之間時示優勤之旨應有刑獄切慮滞淹詔至所有輕重繫囚疾速看鞫斷遣無令冤抑慮有淹延若輕罪畫時決遣其婚田爭訟務内勿治若事要定奪即須疾速區分若斷決平許人糾告官典必議徵斷

三年四月乙亥勑朕以時當化育氣屬炎蒸乃思縲絏之人是軫哀矜之念慮其非所案鞫淹延或枉濫窮屈而未得申宣或飢渴疾病而無所控告以罪當刑者唯彼自召法不可移非理受苦者為上不明安得無慮欽恤之道夙宵靡寧應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宜令官吏疾速推鞫據輕斷遣不得淹滞及令獄吏灑掃牢獄常令虚歇洗滌加械無令蚤虱供給水漿無令飢渴

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因人無主官差醫工診候勿致病亡
循典法成之規順長贏之時令俾無淹滯以致治平又賜諸州
詔曰朕以敷政之勤惟刑是重既未能化人於無罪則不可為
上而失刑況時當長贏事貴清適念囹圄之閑復桎梏之拘縻
處於炎蒸何異分灼在州及屬刑獄見繫罪人鄉司躬親錄問
省畧區分十入務不行者令候務開繫有理須申者速期疎決
俾皆平允無至滯淹又以獄吏逞任情之姦囚人被非法之苦
宜加撿察勿縱侵期常令淨掃獄房洗刷枷匣知其飢渴供與
水漿有病者聽骨肉看承無主者遣醫工救療勿令非理致斃
以至和氣有傷卿忠幹分憂人明蒞事必能奉詔體我用心睠
委于茲興寐無忘餘從勑命處分

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天下所奏獄訟多追引證
致甚延有及百餘口而未決者其中有徒黨及告者劫主陳訴
者及妄遭牽引者慮獄吏作倖逗留致生人休廢活業朕每念
此彌切疚懷此後宜條貫所在藩郡令選明幹寮吏掌其訴訟
如獄不滯留人無枉撓明具聞奏量與甄奬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一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第一百五十二

帝王部一百五十二

明罰

雷電有震𣊬之象秋冬行肅殺之令王者法之以制刑典其來尚矣故士師用弼於五教犯雖小而必刑王制其外於四誅害爲大而無赦蓋聖人躬明哲之性通天地之心佐德以威順時行罰威克厥愛而事允濟罰當其罪而衆知勸大則極竄殊死非所以重也小則鞭朴入贖非所以輕也然而閱罪簡孚有司之詳慎好生宥過王者之寬恕不及於嗣所期無刑隨世損益厥有論要呂刑云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其是之謂乎

舜流共工於幽州（象恭滔天足以惑世故流放之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放驩兜於崇

山黨於共工罪惡同崇山南裔竄三苗於三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殛鯀
于羽山方命圮族績用不成殛竄放流皆誅也異其文還作之體羽山東裔在海中四罪而天下咸
服
周武王既伐紂乃殺惡來惡來紂臣善讒毀諸侯
漢高祖嘗為項羽將丁公逐窘丁公名固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
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
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
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文帝十六年東茅侯劉告坐事國人過員免
景帝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紀通子也子恢說不孝謀反欲
以殺嘉大逆無道恢說有私怨於其文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其赦嘉為襄
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律不逆不道父母妻子同坐皆棄市今赦其余子不與恢說謀者復
其故爵論恢說其妻子如法
武帝元封六年黎侯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時發馬給軍匿而
不出也
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臣欽若等曰姓公孫倚舊故城高執而
為邪帝為太子賀已為舍人故云舊故興美田以利子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
邊穀戍邊卒捍乏下能為方計以益之也貨賂上流丞相貪冒受賂干下故使衆庶貨賂上流執事朕恐
之久矣終不自革革改也迺以邊為援使內軍自作車耕者自轉所以饒邊所以行息施為
已名援也故以胡為援所曰使內軍自省作車邊州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而今內軍自省減
請余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切又令耕者自轉自轉穀於邊以困農煩擾畜者重
馬傷耗武備衰減重謂懷孕者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下吏妄

賦百姓流亡又爲詔書以姦傳朱安世（傳逮捕也）獄以正於理

昭帝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朝正殿火大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大常轑陽侯得免爲庶人

元帝時諸葛豐爲司吏校尉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徙豐爲城門校尉封上書告光祿勲周堪光祿大夫張猛帝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勲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爲司隷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念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内省諸己（省審）也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前言謂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爲庶人

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長信宮大僕石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從歸故鄉憂滿不食道病死先是元帝時顯爲中書令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至是免官及諸所交結以顯爲官皆廢

永始二年十二月詔曰故將作大匠觧萬年邪佞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歛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内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於萬年俱徙燉煌（初將作大匠鮮萬年與關内侯陳湯上封事赴馬俊其後卒不能）

哀帝建平二年秋八月詔曰待詔夏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求安國家朕過聽賀良等言（過誤也）冀爲海内獲福卒亡嘉應皆違經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觸

除之改元易號大赦天下以求延祚而不崇福哀帝悔之故更下制書諸非赦罪事皆除之謂改制易號令皆非故也非
赦令也猶言自非赦令也語終辭也而讀者不曉輒改也爲他自失本文也賀良等反道惑衆下有
司皆伏辜
平帝即位以泠褒段猶等哀帝時定議尊定陶傅大后爲大皇
大后丁后爲帝大后與大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
元皇帝褒猶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又有司奏方陽
侯孫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奸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
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
後漢明帝時何湯爲郎中守開陽門侯帝微行夜還湯閉門不
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侯皆奪俸
北鄉侯初即位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惲同廣乳母
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惲廣下獄死寶自殺聖徙鴈門
順帝爲大子江京樊豐共構陷廢爲濟陰王中黄門孫程等十
九人迎立之閻顯兄弟聞帝立率兵入北宮尚書郭鎭與交鋒
刃遂斬顯弟衛尉景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
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帝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景並下獄誅
永建元年虞詡伐陳禪爲司隷校尉數月間奏大傅馮石大尉
劉禧中常侍程橫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
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
隄防刑罰者人之御則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
任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贓罪非一二府恐爲
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

爲免司空陶敦

桓帝延熹元年梁冀以罪自殺其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尉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空

獻帝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胡崇討有罪也

魏齊王芳嘉平中夏侯與李豐張緝穆樂劉賢樂敦同謀害司馬景王景王聞謀召李豐殺之事下有司收玄豐緝鑠敦賢等送廷鍾毓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咸以爲豐等各受誅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搆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宗室顛危社稷毓所正皆如科條律執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與其三子死命（李豐子韜尚公主）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

晉武帝時石覽轉尚書時秦涼爲虜所敗遣覽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僞免官後爲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鉞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首魏尚以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古今所集覽備大臣吾所取信往者則西事公期朝廷以敗爲得竟不推究中間黜免未允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遺歸田里終身不得用勿削爵土也

穆帝升平二年以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之二百殿中御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

後魏道武天興二年李栗爲左將軍性簡慢矜寵不率理度每
在帝前舒放倨傲帝積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勤群下
盡謙卑之禮自栗始也
天賜六年秋七月慕容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誅死者
三百餘人
大武大平眞君五年二月中山王辰等八十人以北伐後期斬
于都南
八年六月西征諸將軍扶風公處眞等八將生盜没軍資所在
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封磨奴渤海人破刑爲官人崔浩之
誅也大武謂奴唐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事浩之故
文成興安二年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十二月
誅何間鄭王爲賊盜者男生十五以下爲生口班賜從官各有
差
孝文延興四年十二月詔西征吐谷渾兵在句律城初叛軍者
斬次分配柔玄武川二鎭斬者千餘人
城陽王鸞與安南將軍虞淵李佐攻赭陽不利敗退而還時孝
文幸瑕丘鸞請罪行宮孝文引見鸞等責之曰卿等摠欒戎徒
義應奮節而進不能夷拔賊城退不能殄茲小寇虧損王威罪
應大辟朕革變之始事從寬貸今捨卿等死罪城陽降爲定襄
縣王削戶五百古者軍行必載廟社之神所以示其威惠各有
攸歸今懲卿等敗軍之罪於社之前以彰厥咎
李洪之爲秦益二州刺史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時孝文始

建禄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糾遂鑠洪之赴京孝文臨
大華庭集群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狼藉又以酷暴孝文親臨數
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

宣武時高摠爲散騎常侍兼護軍籍貴因權眈於聲色賄納之
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面陳摠罪帝乃出摠爲平北將軍孝明
踐祚之素附高肇爲幽州刺史

孝莊建義三年四月爾朱天光討醜奴簫寶寅於安定破擒之
送於京師醜奴僇於都市寶寅賜死於駝牛渚

後周閔帝元年丁亥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詔曰朕聞文考昔
與群公洎列將衆官同心戮力共治天下始終二十三載迭相
輔弼上下無怨是以群公等用升余於大位朕雖不德豈不識
此是以朕與群公同姓者如弟兄同於一心平定宇內各令子
孫享祀百世而朕不明不能輯睦致使楚公貴
與侯幾通此奴與王龍仁長孫衍等陰相假屠圖危社稷事不
克行爲開府宇文盛等所告及其推究咸伏厥辜興言及此心
焉如海音每病也但法者天下之法朕爲天下守法安敢以私請廢
之書曰善善及後世惡惡止其身其貴通興龍仁罪止一家行
止一房餘皆不問

武帝建德六年伐齊於陳護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責之曰
汝有死罪三前從并走鄴攜妾棄母是不孝外爲僞主戮力內
實通啟於朕是不忠送款之後猶持兩端而是不信如此用懷
不死何待遂斬之

隋高祖開皇九年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傀王儀御史中丞沈瓘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比投之邊裔

沈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瓛蕭巘叛隋歸如陳後主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辨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於建康王誼爲郢國公以恩禮稍薄頗懷怨望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爲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家何於是下詔曰宜有周之世早預入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恠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言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之初誼識天有誼星桃鹿示岐州之下

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容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伏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於是賜死於家

煬帝大業元年八月並州摠管漢王諒反在僕射楊素討平之三年正月癸亥勅并州逆黨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即宜斬決

九年斛斯正奔高麗十年帝親征高麗　因送政帝大悅八月班師十月帝還京師十一月支解政於金光門外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一月高祖見奴賊帥張貴數之曰汝之爲賊事絕人理不可恐言至乃對人父婿其妻女古來群盜未有

如斯之酷爲人若此何可久全左右摋而腰斬之

三年太宗破王本面縛請降引見於華陰高祖恐其亡逃慰勉之還令入城高祖尋至蒲州數之曰汝請援建德求助武周彌虛多時竟無至者智窮食盡方始出降遂使城內官民久罹荼毒若不戮汝何以謝寃於是斬之籍沒其妻子

太宗貞觀二年六月下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既絕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于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男裴虔通昔在隋時委質藩寀煬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妄蔑視君親潛圖弒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無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遠用明逆順之理以將君臣之義可除名削爵遷配驩州

七月戊申詔萊州刺史牛方裕降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於隋代俱蒙任使乃協契宇文化及構成弒逆宜依裴虔通除名配流嶺表

七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宇文化及弟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

康元禮楊覽唐秦義牛方裕元敏許世良馬舉元武達李本季孝質張愷許弘仁令狐行達席德方李覆等大業季年咸居列職或恩結累世任重一時乃包藏凶慝亡茲忠義爰在江都遂行弑逆罪百閻趙累深豐梟竟雖事是前代歲月已久而天下之惡古今同棄宜從重典以厲臣節其子及孫並宜禁錮化及既爲魁首又竊名號一門之內凶惡尤甚其弟士及不預逆謀雖云昆季僅免誅戮自委質皇朝勲庸克著彰善癉惡抑有舊章士及一房不在此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十九年十一月庚辰帝征遼迴次易州界司馬陳元璹令百姓種蔬坑上而微火照之欲其速生以擬供進大祖聞之責其諂媚詔免官

高宗永徽四年二月甲申司徒荆王元景司空吳王恪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柴遺愛寧州刺史駙馬都尉薛万徹嵐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武等坐謀反遺愛万徹令武並斬元景及恪遺愛妻高陽公主令武妻巴陵公主並賜死帝引遺愛謂曰與鄉親故何恨遂欲謀反遺愛曰臣包藏姦慝誠合誅夷但臣告吳王恪冀以贖罪竊見貞觀中紇于承基游文芝並與侯君集劉簡同謀不軌於後承基告君集文芝告劉簡並全首領更加官爵帝曰卿承籍緒餘身尚公主豈比承基等具告吳王反事無乃晩乎遺愛遂伏罪

龍朔三年四月壬辰右史董忠恭以智考貢舉事預責策問功受賍帝令於朝堂斬之百寮畢集帝使謂之曰古者帝王皆不

獨理籍肢舟楫共安百姓今委計公等本望副朕心董思恭肱
責策取錢物悉己搜獲亂我憲章蠹言特甚須以殺止問懲警
後來公等宜看決思恭與衆共棄又使語思恭曰汝是百代寒
微未及倫五只如右史簡央後爲之爲汝簿斛文章所以不次
擢授計應少自尅爲深荷恩榮遂敢狼藉取錢自觸刑網汝須
甘心受死天下鑒戒思恭臨行告變免死長流領表
咸亨二年婺州司馬秦懷恪生贓特令朝堂斬之仍集百寮及
朝集使宣勑謂之曰王者統天理物莫不先安百姓老者止在
庶寮朕所以每精簡岳牧及諸州上佐自非至誠清白景行循
良者不得輒當此職庶其各申智效以裨政道秦懷恪法司抵
罪但合處流朕以刑政之典須越常憲豈不知哀敬折獄慎恤
哀矜但以止殺殺義在懲肅又以刑人於市與罪棄之故對公
等加其顯戮但法者國之權衡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
準繩所以正曲直也罪惡難容者雖小必刑情狀可厚者雖大
必宥乃彝典非故濫誅公等諸人當職朕意足爲殷鑒各宜勉
之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國之大綱惟刑與政刑之不中政乃
必虧劉光業王得壽王處身屈筠鮑思恭劉景陽等庸流淺識
姦吏險夫以酷暴爲能官以凶殘奉法往從按察害虐在心倏
忽加刑呼吸就戮曝骨流血其數甚多寃濫之聲盈于四海朕
惟新布澤恩被人群撫事長懷尤深惻隱光業等五人積惡成
豐並謝生涯雖其人已殂而其跡可貶光業所有官爵並宜追

奪其枉被殺人各令州縣鄉里埋殯還其官蔭劉景陽身雖見在情不可矜將以會恩免其嚴罰宜從貶降以釋冤情

是月又制酷吏丘神勣来子珣萬國俊周魚承曄王興来俊臣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等雖已身死並遣除名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以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並交通凶逆徙於嶺表

景雲元年九月制曰潞州刺史趙彥昭交結回邪諂附凶孽興金輦貨冐寵祈榮可歸州刺史先是巫媪趙氏昵於韋庶人得封爲隴西夫人與彥昭鄰居因附焉及趙氏誅自其家獲彥昭納賄賂故貶官

玄宗平韋庶人以左御史大夫竇懷　諂事逆徒貶授濠州司馬員外郎

先天二年九月壬戌貶特進李嶠之子太子率更令暢爲虔州刺史嶠隨暢之任勑曰事君之節危而不變爲臣則忠貳乃無捨持進致仕李嶠往緣宗韋弒逆襲行戡定揖讓之際天命有歸嶠妄有窺窬不知逆順狀陳詭計朕親覽之以其早負詞學累居台輔忍而莫言將掩其惡今忠邪既辯於物唯新賞罰儻乖下人安勸雖經赦典猶宜放斥於其老疾俾遂餘生宜聽隨子暢赴任

十月癸卯帝親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

鼙節之三軍出入號令如一帝親擐戎服持沉香大鎗立於陣前威振宇宙長安士庶奔走縱觀塡塞道路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相劉幽求張說䟦馬前諫曰元振翼戴上皇有大功於國雖犯軍令不可加刑伏望寛宥以從人望帝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草軍儀有失坐於纛下斬之

先天三年正月以郯王府長史崔恪與昆弟不睦冀州刺史平嗣先久闕溫清之禮並解見任

二月戊子勅曰涪州刺史周利貞滑州刺史裴談饒州刺史張利貞大理評事張思敬大理評事王承本京兆府華原令劉暉其州鄃縣楊允陝州大康令康瑋侍御史封詢行及判官張芝衛遂之公孫琰申州司馬鍾思廉等十三人皆爲酷吏比周興來俊臣侯思止等事跡稍輕宜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三月丙午郭州刺史左感意坐贓杖殺勅曰好生之德雖叶於天意止殺之意用勸於生靈人或因而不犯殺者豈以爲章前廊州刺史左感意頃居塞上抜自行間薄效未輸率情狂鄙輕侮彝憲侵擾公私贓數既多割剝滋甚曾餓狼之不若固害馬之宜除比令按問咸自承倡切緣邊人徭役辛苦朕常思恵養特所哀憐寧有作牧宜條恣行非法儻不峻於常典何以塞彼深愆宜其處置以謝百姓

四年正月癸未皇后妹壻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壻楊仙玉於里巷間毆繫御史大夫李傑初昕以細故與傑不協自負懿

戚遂肆其豪縱辱之即日傑上自素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凌誠爲辱國帝大怒令於朝堂斬斯等左散騎常侍馬懐素以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謝乃下詔曰夫爲令者自近而及遠刑罰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斯楊仙玉等憑恃戚屬恣行兇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令斬決今群官等累陳表疏故有誠請以陽和之節用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深懇朕志雖從諫請以惜良法宜寛異門之罰聽從枯木之斃即宜決殺以謝百僚仍降勑書慰諭傑曰長孫斯等朕之密戚不能相導以禮而使凌犯衣冠雖實以極刑俾之謝罪卿志氣忠亮爲國柱臣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兇人介意

十年閏五月乙酉上封人蔣完言事渉邪杖四十流于藤州勑曰朕以菲德恭承大寶執天下之政奉宗廟之靈于今十載矣何嘗不日愼一日雖休夙夜憂勞無忘興寐永惟萬事之統恐累三光之明幸天地休和群生樂業尚頼内帷輔弼外咨牧宰從諫納善舉才任賢佇求瘼以利人思進道以益化宇宙至大軍國是殷慮一物之失所當萬方之重責故設匭鼓以通諫許士庶之盡言而政教未孚澆訛日甚獻者苟求自達論事者當渉於妄國子進士常州人蔣完學不師古識未知今或離間君臣或非毀骨肉固是異端阿僻之説甚乖輸忠效直之意若浸以成風則姦險道長人而無禮法所宜誅朕志在好生情求進善恐求者未悟儻默而不言思存大猷務設寛典宜決杖四十移貫藤州爲百姓自今已後貢舉及陳奏上封者必須景行循

冊府元龜

禮謹無使僥倖求名若制令有虧禮刑致紊失於政理責在朕躬則敬佇昌言法無隱百辟兆庶識朕意焉

十一年帝謂宰臣曰昨聞萬方縣界崇仁坊有黃衣長上斫殺人不見州縣奏來是何道理左金吾衛黃衣長上楊駱持刀入烏邦昇家傷昇妻女僅而免死有司懼罪將掩之及是張說等且以實奏曰陛下至明無幽不燭臣等闇劣誠負聖朝帝曰事在有司非卿之過宜令京兆尹孟溫即收駱集衆杖殺

十五年趙州平棘縣人趙乾祐獻書妄引經義論及休咎配流安南

是年尚書左丞相張說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宇文融以朋黨坐說致仕隱甫免官侍母融出爲魏州刺史

十七年七月丁己吏部侍郎崔瀚坐交放非道制曰朕聞四時之義信在不言三代之風德以歸厚道可光乎訓俗理必由乎在位有犯無隱名教之攸先上和下睦憲章之惟舊其有辯言亂政實誠書僞行登朝深懲魯典朝請大夫守吏部侍郎上護軍齊瀚累踐清要誠宣至公誠議郎守興州別駕林察頻經貶逐理合遷善乃交搆將相離間君臣作謟黷之笙簧是德義之蝥賊都水間丞齊敷靈州都督府兵曹參郭稟等趨走來品姦譎在心左道與人橫議於下並青蠅可鑒害馬難容或任高星象或任微草芥上恥大夫之辱下羞徒隸之刑特解嚴誅宜從遠逐瀚可高州良德縣丞員外置長任察可潯州皇化縣尉員外置長任敷宜量決一百長流崔州稟亦量決一百長流白州

仍並差使馳驛領送雖萬方之過情切在予而四罪以聞刑其
自爾且如非賢勿理食禄憂政庶乎文武百辟忠公不一聞惟
長者之遊言必先王之道光昭雅訓可不務乎如或迹在不經
思出其位雖經勿捨抑有常法布之朝綱知朕意焉
二十年六月幽州長史趙含章坐盜用庫物左監門員外將軍
楊元方受含章饋餉並於朝堂决杖流瀼州皆賜死于路
二十四年四月詔曰武溫眘聚合姦黨託附權要妄搆異端爲
其魁傑兼有私穢合當極法宜重杖決一百河南府福昌縣主
簿魏萱前睦州桐廬縣尉王延祐相爲黨與朝夕談議既涉非
違宜各決一頓長流竇州
天寶二年正月貶吏部侍郎苗晉卿吏部侍郎宋遥時李林甫
爲尚書專在廟堂銓事惟委晉卿及宋遥之選人既多每年
無命他官有職者同考定書判務求其實是載春御史中丞張
倚男奭參選晉卿與遥以倚初承恩欲悅附之考選人判等第
凡六十四人奭甲乙丙科奭在其首衆知奭不讀書論議紛然
有蘇孝温者嘗爲范陽前令事安禄山具其事告之禄山恩寵
特異謁見不當因而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
第者十無一二焉奭手親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帝怒
貶晉卿為安郡太守遥為武郡太守倚爲淮陽郡太守勑曰門
庭之間不能訓子選調之際仍以託人時士子皆以爲戲笑考
判官禮部郎子裴朏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顥石拾遺孟
正朔皆貶官嶺外

五載十月河北道黜陟使以鄴郡鄴陽縣令楊懋等十五人清狀善狀聞劍南道黜陟使以江油郡太守趙澄等六人贓狀及聞初詔委周親舉守令及是考績乃下詔曰朕憂彼黎元寄之牧宰常慮授任非當撫字乖方頃所以設舉親之科廣得賢之路爰初詣闕亦既明試以言及乎從政必欲深考其實懸之賞罰要以始終近日分遣使臣因之巡察善惡之驗事既足明懲勸之端言斯可復其楊懋等七人黜陟使並奏請狀宜與改轉其所舉主六品以下付所司准此處分五品已上各賜一上下考李連等八人既奏善狀除已改官者至選日各減三兩選仍稍優與處分一中上考趙澄等六人但犯贓私除以流貶者自餘並速准律科斷其舉主各量犯者罪狀輕重減從貶黜仍宣示中外咸使知悉

六載二月丁酉嶺南五府經畧採訪使彭果坐贓伏罪詔曰嶺南五府經畧採訪使光禄少卿兼南海郡太守攝御史中丞彭果頃者擢以非次鎮彼方隅不能慎守名撿克副朝寄而乃貪惏匪極求欲無猒官吏恣其侵漁蒼生受其塗炭醜聲載路穢迹彌彰及令推窮並自招伏計其贓數十萬有餘以議常科法當殊死但尚寛常典免致嚴誅宜從杖罰俾從荒徼即就大理寺門決六十除名長流溱溪郡仍即差使馳驛領送至彼捉搦勿許東西

十四載正月左降官澧陽郡長史吉温坐非法伏罪詔曰大中大夫澧陽長史員外置同正員吉温頃因任使輙肆威福行刻

物之法人殆不堪奮自賢之心士無敢忤況私狥傾險公行毀譽飾偽言而集詐崇詭行以釣名離貳朝廷猜携倫伍近皆貶露薄從貶黜而作孽未彌隱慝更彰且縱姦非逼人子女復受賄賂莫懼彝章或侵漁田宅取納口馬尚恐誣謗雷令按劾及尋枝葉咸悉根源人之無良乃至於此國有常憲合寘極刑時屬陽生特從寬議宜譴遐裔以戒庶寮可著康郡端溪縣尉員外置長人所在即馳驛發遣

十一月范陽節度安祿山反兵向闕是月斬其男大僕卿慶緒

肅宗幸靈武至安定郡初帝之北新平大守薛羽安定太守徐瑴皆棄郡走吏人驚散左右勸帝斬之以勵天下帝斬之而後行

至德元年九月肅宗引潼關敗將王思禮呂崇賁李承光等於纛下將斬之文部尚書平章事房琯救之獨斬承光餘並釋放

二年鳳翔張譓奴附子告譓與逆賊為細作三司推鞫虛妄乃下詔曰周以五聲聽訟漢以三章約法自訟上敗俗亂常矯誣之詞妄稱不軌忿意之嫉圖有誅夷朕處分中書門下再令按問備茲閱實其妄告張譓奴附子宜付鳳翔郡集衆決殺

十月帝自鳳翔還京西京文武脅從官免冠徒跣朝堂謝罪收付大理京兆獄分繫之

十二月授賊偽官陳希烈達奚珣等二百餘人並繫楊國忠宅付三司推鞫丙戌東京脅從官免禁繫者數百人引於朝堂免冠徒跣號泣叩頭謝罪辛亥又遣禮部尚書李現兵部事郎呂

謂爲三司詳理使是月三司所推受賊僞官陳希烈等定六等罪於尚書省集議皆以爲極重刑之於市與衆棄之其次自盡其重杖一其次三等皆流貶壬申以歳除之日行刑于子城西南隅柳樹下集百寮觀焉自盡于大理寺決杖於京兆府門詔曰人臣之節有死無二爲國之體將而必誅況乎委質賊庭晏安逆命耽受寵禄淹延歳時不顧恩義助其效用此其可宥法將何施達奚珣等或受任台輔位極人臣或累葉寵榮姻聯戚理歴践臺閣職通中外夫以犬馬微賤之畜猶知戀主龜蛇蠢動之類皆能報恩豈曰人臣曾無感激有靦面目事於冠讎亂臣賊子何以過也自逆賊作難傾覆邦家凡在黎元皆含憤怒殺身殉國者不可勝數此等黙首獨背國恩豈宜列在崇班荷茲禄位不思君親之分唯與凶逆同心受任於梟獍之閒咨謀於豺虺之輩静言思此情何可矜朕志在含弘治務寛貸然凶惡之類自招其咎人神所棄天地不容原其本心皆合誅死就中情狀仍有處分達奚珣等一十八人並宜處斬陳希烈等七人並賜自盡前大理卿張均特宜免死長流合浦郡

代宗永泰元年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李鈞鈞弟京兆府法曹參軍鍔並不守名教配鈞於施州鍔于辰州縱會非常之赦不在免限鍔鈞温州人也天寶中州舉道舉咸赴京師既升第參官遂割貫長安與鄉里絶凡二十餘載母死不舉温州别駕知州事嗣曹王皐具以事聞下憲司訊問鈞等俱伏罪帝歎息久之曰三千之刑莫大於此合寘轘裂豈止謫竄焉

大曆二年正月逆賊周知光男元翰華州司馬元耀判官監察御史邵賁都虞侯將漢並伏誅其元翰邵賁處極刑要斬勅曰大逆不道抵夷狄之誅同惡相濟當棄市之法以懲干紀式按刑章周元翰賊臣之子克慝成性與父階亂厥罪惟均邵賁敢有包藏恣其悖虐恃威滅義奪攘往來虔劉無辜罪孚於帥宜並處極法其周元耀將羅漢尹元經毛崇淋李尚林等共肆醜圖同惡相濟猶捨斧鑕俾全要領其劉憲周封崔勸等同附姦邪俱行扇惑以私情嘉國議法從寬周元清年在幼冲法當配沒並准法處分朕自臨萬國思措五刑不虞凶殘有此冒犯寘以明憲期於止殺凡百卿士知朕意焉

四年正月辛卯詔曰恃衆專殺謂之亂常合旅並命謂之不道按以春秋重其責帥況自悖天理實生厲階合從棄市之論尚就議親之誠夷狄亂人前潁州刺史李岵幸以宗屬列於藩任政之不修亂是用常輕侮法令動搖軍州御史姚奭巡至所部其弟參于佐理諸將素有猜嫌欲加之罪不可無狀遂言使者之來事在不惻俾其完聚甲兵變更將守潛琢其意以搆禍萌而岵親自點竄詐云奭之遺墮以此疑衆因而合謀兄弟同誅宗黨咸淪胥而斃又陷數家勤兵坑威以拒所統人不堪命一方騷然頃遣近臣審令按理醜圖既露姦狀甚明薄示戒懲已從流斥詢于群議頗屈常典朕思以道德在宥天下庶使一代之人登於仁壽之域風俗猶薄政教不明致令長吏專此威暴無罪無辜橫分身首冤氣慘結有傷元氣惕然增懷良以自咎

期於止殺不可措刑寬其斧鑕之誅降從盤水之禮宜賜自盡雖恩不淹義道在無私而禮有緣情誠亦多愧王者之法敢忘至公凡百卿士宜知朕意初岵專殺有司以岵當流罪帝務息人慮三軍不安乃按軍令癸巳詔曰盖議讞之道期于無刑有雖恩不淹義者有立訓以道其迷者有捨過以舉其才者有諭旨以愧其心者在於定理必參而用之朝奉郎守京兆府奉先縣令賜緋魚袋張增忝為奉法之吏不具獄論而自專威命雖義形嫉惡而情近深文鄜坊都坊御使衙門將右驍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肆資金魚袋叔孫勝不率戎訓自抵彝章恣其舊猛以至凌犯豈有恵姦縱暴者歟凡人之情各於其黨皆不能屈心引意同合至公過用此生刑用此作詢於卿士咸引正議朕以增之宰邑頗有政能惠於疲人可謂良吏勝以久服戎事備經戰守艱虞已來累有勳績並寬以常憲惜其所長俾從罷黜用佇來效宜各觧見任其叔孫勝仍付抱王軍前駈使初勝之屬怒率麾下數十人突入公府增遭毆辱僅而獲全帝聞而怒之遣御史訊鞫咸得其狀故有是命也

六年上封人李少良告宰臣元載陰事復又漏言於韋頌等帝大怒乃勑曰李少良韋頌等兇險悖戾反常逆理恣其讒說將構禍階離間君臣矯誣中外醜圖姦狀按驗皆明殿中侍御史陸廷幸恭清憲之職仍參儒館之侍交結非類包藏不測豈有周行之烈容此一凶跡既同惡法當均罪並疑付京兆府各決重杖一頓朕每以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必先觀行然後察言豈

玆譖譭能廻聽斷夫招賢納諫君之體也獻直盡國臣之節也朕亦庶思理佇聞政道豈謂姦邪凶慝棄我彛倫須別是非用分涇渭再加詳鞫能正刑典凢百在位宜悉朕懷時元載專政用事所居第宅崇侈于弟縱横貨賄公行士庶咸疾之少良分不見用乘衆怒以抗疏帝聞之留少良於禁中客肴少良友人韋頌因至禁門訪少良漏其言頌不慎密遂爲載備知其旨班國子司業善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經史惟浮躁而踈故俱及於難自是載之惡始彰也

十二月五月元載黨卓英倩李待榮李季連並付京兆府集衆杖殺

十月京畿水旱京兆尹黎幹奏損田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執奏幹不實乃命巡覆時渭南縣令劉澡曲附度支且干善名以縣界田並無損白于府及户部分巡御史趙計不欲忤度支奏報恊澡帝覽倣以爲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待御史朱敖再覆數命渭南損田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怒澡因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耶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覆澡及趙計並伏罪乃罷澡爲萬州南浦縣員外尉計爲澧州員外司户參軍

十三年三月隴右節度判官御史裴昕及昭義軍節度使李承昭之子潤之並專杖伏罪勑曰自古制行殺人者死法不可緩斷之則行裴昕頃在軍幕遂知劉務内懷私忿敢畜凶謀曾無罪名專殺良將憲司鞫問疑占明白寃遍京師擅刑威戮宜付

冊府元龜

京兆府集衆決殺又李潤賊殺無辜汙染屬籍與衆同棄何必甸人朕於勲臣子孫皆欲優異但殺人之罪法不可寬國有舊條是用恭守及兹即殺慭惻良深亦宜付京府集衆決殺所左僕射晃之從兄弟也隴右副元帥李抱玉引爲判官有吏幹抱玉卒掌留務于盩厔行營以法操下有兵馬大将張肅恥爲所屬頗慢易之所方以嚴毅取名冀其趍拜會是激怒因杖殺之三軍惕駭軍吏馭驛以聞帝異之下有司訊問所詞無所屈承罪而已潤之宂悖之徒也父承詔掌方面家産優厚肆其狂悖因姦通使酒殺人事泄金吾擒之以聞

新刊監本册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二

新刊監本册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三

帝王部一百五十三　明罰第二

唐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五月丙申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害若豺狼特進劉忠義淹義隱賊並除名長流既行皆賜死

貞觀四年四月貶前福建觀察使吳詵爲涪州刺史初詵爲判兵所逐奔至建州遺師於江西浙東將議進討帝責其失於撫馭故貶之自永泰大曆乙未侯布逸李忠臣皆爲判卒所逐張伯儀大敗於安州李勉陥失汴州朝廷既無貶責吏加寵任及是貶詵官議者以爲刑典刑焉

八月辛巳以前黔中觀察使李模爲邢王傅以其未奉命擅離所部付京師亦薄懲也

八年六月詔曰前祠部員外郎于公異頃以才藝升於省闥其少也爲父母之所不容宜其引慝在躬行孝不匱匿名迹於畎畒俟安否於門閭俾其親之過不彰庶其誠之必感此閔子騫王休徵所以著名於前古也而公異安於棄斥遊學遠方忘其温清之勤竟至存亡之隔爲人子者忍至是乎宜放歸田廬俾自循省

十一年五月以左神策軍健兒朱華枉法受贓並强奪人妻宜付本軍准法子明決杖八十配流嶺南朱華者以按摩得幸於左神策監軍竇文場軍中補署皆出於華又强奪軍人妻置之於外無何爲人告之按驗皆首服又得贓數萬貫其諸道節度觀察使賂遺累百鉅萬本軍隱匿不敢悉奏比伏法軍中皆喜悦

十二年七月詔曰干紀挾邪罪在無捨立忠效節賞不踰時善惡之理既明懲勸之義攸著李萬榮男廼包藏陰姦違背君親悖慢朝章扇動軍旅縱其豺狼之性狥其梟獍之心迫脅使臣妄有希覬厭蠱其父謀害其兄名教之所不容人臣之所同棄而又恣爲不道虐及無辜伊婁浣張伾劉叔向並是忠良横遭殺戮萬榮卧疾不能制止永言及此深用軫懷李廼陰惡貫盈宜正刑典仍勑陰陽人張玄素以與李廼同惡付京兆府集衆決殺萬榮鎮汴州疾甚著廼爲都知兵馬使專軍政非朝命後爲軍所逐故有是命

十五年十二月中書令使段秀琳決痛杖一頓處死以選人踰

濫故也帝自閱吏部子案方定罪加刑

十六年七月杖殺紅崖治丁匠李藏芬等三十一人以專殺長吏故也是月李倚詐稱彭城郡王幷其黨七人並杖死

郭鋼爲豐州刺史其父晞恐不任職請罷之德宗令中使召還鋼懼奔吐蕃疑之不納置於河茂沿流以歸召至京自盡

憲宗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即位改元永貞元年制曰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上柱國富陽縣開國男王伾將仕郎前守尚書户部侍郎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副使賜紫金魚袋王叔文等夙以薄伎並參近署階緣際會遂洽恩榮驟居左掖之秩超替中邦之賦曾不自勵以効其誠而乃漏泄密令張皇威福蓄姦冒進黷貨彰聞跡其賂類載深驚歎夫去邪厝枉爲國之要懲惡勸善制政之先恭聞上皇之旨俾遠不仁之害宜從貶削猶示優容伾可開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叔文可守渝州司户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並馳驛發遣

十一月詔貶撫州刺史韓泰爲處州司馬河中少尹陳諫爲台州司馬邵州刺史柳宗元爲永州司馬連州刺史劉禹錫爲郎州司馬池州刺史韓華饒州司馬和州刺史凌准爲連州司馬岳州刺史程异爲柳州司馬泰皆以善於王叔文前自郎官出爲刺史時議猶謂貸法故在貶焉

元和元年六月庚戌詔曰李承光身無職位假托交遊妄說異端指斥中外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其家口委京兆府收捕承光通于中貴人因卜射於人曰某爲某官吾爲求得之某

其官由我而黜之朝士與之交通者非一事彰故伏法
四年二月丁未國子監學生百餘人入監丞郭琨家恣其詬辱
破什器旣而遁逸擒獲九人決配流天德軍主簿唢元茂罰一
月俸料
四月貶沈逵爲泉州參軍徐肇爲遠州參軍二人爲率府掾各
請演州愛州婚假御史臺奏皆萬里之外量其秩滿猶有假捱
請重懲慢易五月長安縣令鄭易以擅於永平坊開渠貶汴州
剌史京兆府楊憑以不聞奏罰一月俸料左巡使殿中御史李
建不覺察罰兩月俸料
九月堂後主書宣州司馬滑渙貶爲雷州司户渙久爲主書通
於内樞密劉光琦宰相杜元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談者至謂
估等私喚爲滑八宰相每議爲光琦所異同者使渙通意未嘗
不得所欲四方通貨無虛日其弟泳官至刺史及鄭餘慶爲相
渙每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吏人而參與政事叱之後數日餘慶
罷爲太子賓客及罪發帝命宰臣閣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
籍沒家財凡數千萬中外書問綢密不可勝記
五年三月户部尚書李元素免官以出妻無狀故也元素再娶
妻王氏石泉公方慶諸孫性柔弱元素爲郎官時娶之甚禮重
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又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無良元素
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乃詔曰李元素病
中上表懇切披陳去妻王氏禮義殊乖頓從離絶初謂素有醜
行不能顯言以大官之家所以令自處置訪聞不曾告報妻族

亦無明過可書蓋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脅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又至單薄豈惟王氏受辱實亦朝情盡驚如此理家合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滿五千貫

十一月庚子黜右金吾衛大將軍伊慎爲右衛將軍初慎以錢三千萬賂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第五從直求爲河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帝怒入其贓一千五百萬仍出其官交通密近坐死者三人

六年正月癸丑禮部奏國子監學生郭東野怒決棘籬折明經墨義榜毀裂詔杖東野五十配流韶州

八月甲子勑賀州知場官李瑜持劍殺妻雖是宗姓無可議之刑委觀察使決杖一頓處死

十二年勑萬年縣令杜羔長安縣令許季同並宜停見任京兆尹元義方宜罰一季俸禄初義方以兩縣納稅踰程繫縣吏三令交救抗詞辯列暂責不爲之什而獻酬之言勵於是二令見執政請移授散員因俱詞以府政細刻力不能奉故兩責焉

甲申勑力戟官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臨淄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元義方朝議大夫守尚書户侍郎判度支護軍賜紫金魚袋盧坦立戟雖令式所著似有闕文而臺閣相承久爲定制盧坦元義方如有所見即合上聞造次而行殊乖審慎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戟仍令所司收納左司郎中睦則勾檢之任廢付不精禮部員外郎崔備工部員外郎元佑等或以禮許令或守官假器此於申請其過尤深各罰一季俸料緣兵興已來勲賞

超越其所立戟須有明文宜令所司准舊制待官階勲至三品然後申請仍編於格令永爲常式近例立戟者率有銀青階而義方獨據令上柱國官三品者十二戟撫以階敢戟之文牒有司不能詰准式立戟之後轉爲四品者自非貶授兼削勲階其戟不奪既而盧但以前任宣州刺史是三無帶獲軍又請立戟已列於門議者以垣居四品官狀尤無據臺司轉將劾而未舉吏陪尚書鄭餘慶該練舊章至此東都揚言於朝以爲大不可壹司因移牒詰禮部狀稱令文内只言勲官並不言階而自負言已未元移十入八家並無艮請已下階者遂以上聞故皆坐罰而申明之績放免陛則崔備元佑俸料甲申勑盧坦等所罰錢宜令都省改收貯充者中修補已後別勑量罰並送都省貯納每至歲奏數其餘贓罰依前御史收管

閏十二月戊申貶試大子通事舍人李涉硤州司倉參軍涉徽有詞藝而性狂險宰臣惡其爲人久不得用涉常窺隙求進屬初殺劉希先黜吐突承璀二人皆以文居權任莫敢竊議帝斷而不疑時稱聖明涉承釁謀結中要將投匭奏疏稱二人既崇寵之任以腹心不當踈斥而加刑戮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結而不受涉遂進於光順門故爲戣所論奏而貶焉

七年六月戊戌杖僧文溆一百勒迈俗配流天德軍文溆面佞口給每開筵講經專爲恢談謔笑庸人觀者奔走如不及相與效其聲調周於閭陌至是姦穢大發故及焉

八年二月御史臺奏前永樂令吴憑爲僧鑒虛受託與故邠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四萬五千貫並付杜黄裳男載訊詢引伏勒吴憑僧佐使府忝履官徒自宜畏法慎身豈得爲人掌貨事關非道理懲愆宜配流韶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茲賄財不能拒絶已令勘問悉合懲收責令終始之恩裨弘寬大之典其所用錢物特宜矜免杜載並釋放僧鑒虛付

京兆府決杖一頓處死其財產奴婢官收鑒虛在貞元中以講說丐歛用貨利交權貴因得交結主恩陰挾用事每受賄方鎮以厚自奉養盡服布褐夕御纖麗畧無僭行至是發覺贓六十餘萬焉

七月丁丑貴州觀察使房啓降授大僕少卿由前慢命故也

九月戊午重陽節賜宰臣已下宴于曲江辛酉罰國子司業韋纁等一十四人各一月俸以其不赴曲江之宴也是日中官李建章坐受桂州觀察使房啓之賂杖一百處死癸酉貶大僕少卿房啓爲處州長史啓先賂建章口十五人既㤪其罪告事乃具上言帝既殺建章並黜啓

九年正月己未詔曰光祿大夫行太子詹事路恕正議大夫泗州刺史田景度倖求非類意望賄成迹既涉於邪倖罪難逃於典憲恕可吉州刺史景度可處州刺史右武衛將軍薛昌朝惑於誑誘通是貨財可冊王府長史右衛將軍趙良金莫能修檢妄有交通可撫州刺史

四月癸未詔曰信州刺史李位心希秘術迹狎匪人謂捕景之可求乃先風之是黜名教之內本無異端典刑之中豈容僻好可守建州司馬初上密遣中使往洪訊事朝野莫知其故及觀察使裴堪奏到方知信州小將韋岳吉州刺史李位大逆及追至命三司使推所告不實量貶位而韋岳杖死位好黃老及練餌金冊遣山人王仁恭爲之兼脩道教齋籙岳有求不遂㤪憾遂誣告位於當道鑒軍使稱與術士圖謀非望及三司按得情

實故有是命是日京兆府奏故法曹陸賡男慎學兄博文居喪
衣華服飲酒食肉於坊市詔各決四十慎餘流循州博文遞歸
本貫

六月庚辰勑京兆府奏推勘進狀人麻南史與弟軫稱同州韓
城縣黃河西岸龍門山尋獲銅銀鑛及朱砂等銷鍊得成令中
使領到山中尋問皆妄麻南史決六十配流梧州麻軫論罪非
首據年當贖上請同惡亦合小懲宜決四十放

庚子勑河南尹職在擿發姦盜隱伏無遺今河南府劫殺崔應
家賊彰暴若斯收擒不獲致使漏網得非慢官其河南尹及本
縣令捕賊官宜各罰一月俸料其捕賊官至校考日仍書下考
其留守下本巡所由宜委權德輿節級料罰

十年五月辛未朔詔曰河南少尹潘髙陽頃以母老兄患懇求
寧覲覽其章奏用遂私情而乃自求宴安致茲淹緩理裝踰月
即路涉旬既乖人情頗致物議憲司舉劾宜有簿懲可均王府
長史

十一月戊寅盜焚獻陵寢永巷陵臺令武金益以無備罰一月
俸官吏節級科罰科

十一年正月甲申盜斷劍陵門戟四十七竿執戟官及臺令宗
正卿等削罰有差其戟所司造供

七月戊子朔勑前同州澄城縣丞王澄挾恨告人出言狂妄准
律誣人之罪合以本罪加之宜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內
弓箭庫使王國文及弟國良國成各決一百配諸陵仍並為白

身初澄告國文等欲爲亂遣其書於中書省門外宰臣裴度得
之容以聞上命中官陳漸李葳用雜鞫考掠無所驗故諭澄死
又怒國文等交通狂妄杖而黜之
十一月元陵火詔罰臺令李佑一月俸
十二年三月甲申勑河南觀察使趙宗儒所收管內諸州錢物
等既有勑文所宜遵守縱縁軍用亦合奏陳宜罰一月俸料崔
鄯所令勘覆頗未詳盡以茲奉職可謂慢官宜罰一季俸
是月重貶江陵府兵曹參軍韋楚材為澧州司法參軍制曰頃
因按事兼舉憲章閲實繩違有乖詳審既薄其罰仍掾大藩載
令研究其端頗見異同之狀況戒逐祇命淹駐近郊尚於造次
之間靡懷敬慎之義既茲速戾豈謂周防更移遠藩俾自懲省
初楚材爲監察御史請案河觀察使趙宗儒擅用佇備凶荒羨餘錢米貫石數至八萬詔發監察御史崔鄯覆之則宗儒以行營軍且有詔命分數不同勑趙宗儒取晋降等州錢物事皆有由水旱錢減亦爲明據遂放罰俸料以楚材舉不實貶江陵府參軍今再有是命
十四年五月勑淄青營田副使兼齊州刺史嚴纂頃在賊中頗
聞惡迹比於流類自合加刑況者歲赴官便道潛竄兇狂之狀
物議不容按彼遐荒尚謂弘貸宜除名配流雷州
七月丁丑朔魏博執送淄青兇黨王士元等一十六人並付京
兆府杖殺之初盗殺武元衡捕之未獲王承宗之叔父士平上
封稱賊出於承宗乃詔悉收承宗將卒得張宴等三十人初付
伏內獄鞫不得情詔送京兆府命監察御史陳中師與尹裴武
周鞫之獄成皆處斬及田弘正平淄青又奏擒獲殺元衡賊二

人既至詔三司使推問以其黨於散亡情實難驗既嘗爲師道所指使故皆笞殺之後究其實乃田弘正知承宗深以戕賊宰相爲恥嘗訴於弘正既平師道將入覲欲遂提承宗至闕以爲己功許以翻張晏之獄黜陳中師貶裴武爲觧又承破東平因以師道元衡蹤跡寘於鄆州之文簿以實其事時崔群爲相參驗前後本末知其不可且以元衡六月三日遇害前二日承宗奏事官武廷秀已印券於滋水伺待賊問知元衡死乃部道歸報京兆尹裴武知其事奏請追擒廷秀帝慮其或差則使承宗有詞故不知張晏獄既具其後廷秀至大原王鍔鞫問奏陳獄情無差大抵山東謀結連接勢有齒寒之恐約以朝廷征討則或殺宰相刦東都焚陽州以沮大計舉事則首尾相應此時鎮

鄆各相倚角皆發刺客入關計行則各竊其功競歸求賞其情如此故再擒盜而京歸猶惑之

九月斬沂州判将王弁東市北街

十二月庚辰制度支皇甫鎛奏云十一月四日失火准勑推問得庫吏等狀所燒文案並是貞元已前者其近年文案見在曹司房並未上納庫勑庫子趙興決杖處死餘節級科罰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閏月丁未權罷西宮朝臨集郡臣於月華門外貶門下侍郎平章事皇甫鎛爲崖州司户參軍制曰朕以眇身初應大寶思有以上諧天意下悅人心將澄理化之源必分邪正之路言念輔弼方候忠賢其或挾姦容身斂怨歸國罪已暴於天下法宜行於事初皇甫鎛器本凢近性挾險

許行靡所顧文無可觀雖早踐朝倫而素乖公望自掌邦計屬
當軍興以剥下為狥公既鼓衆怒以矯迹為孤立用寒人言洎
塵台司益嚚時政不知經國之大體不慮安邊之遠圖三軍多
凍餒之憂百姓深凋瘵之弊事皆罔蔽言悉虛誣遠近咸知朝
野同怨而又廣稱方士上惑先朝潜通姦人罪在難捨合家竄
殛以正刑章俾黜遐荒尚存寛典凡百在位宜悉朕懷先是鏄
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裴度有平齊蔡及招來鎮冀之功鏄嫉
之與姦人合力擠度於大原崔群有公望為縉紳所重鏄惡之
因議加尊號奏云崔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憲宗怒竟黜群於
湖南又與李道古叶為姦謀薦引方士柳泌等内將軍吐突承
璀恩寵莫二鏄復通書往來帝在東宮備聞其狀至是不俟聽
政而逐之士君子相賀於朝六軍百姓相賀於市四方之怨聲
始息壬子詔曰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李道古幸以宗枝
早參名級出分專面入踐通班誠宜祗慎周行恪居官次而乃
利於尚進忘彼慎身持左道以事君將行險以僥倖因緣術藥
薦達妄庸上惑先朝俯招物議跡其事狀合正刑章朕以臨御
之初務在寛大特緩投荒之典俾從佐郡之名無謂優容而忽
弘貸可守循州司馬又詔曰山人柳泌輙懷左道上惑先朝固
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更波逃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
皆妄既延禍釁俱是姦邪邦國固有常刑人臣所宜共棄宜並
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翰林醫官董弘景程準山人李元
戢田佐元並流嶺表

八月甲申御史臺奏推勘景陵土石土作專知官京兆府户曹
叅軍韋正牧藏刻工匠價錢厨料充私用計贓八千七百餘貫
文於陵所私造石器等詔付京兆付決重杖一頓處死景陵皇
堂石作專知官奉先縣令于暈虚竪物價及破朱勔共計贓錢
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貫石數内八千餘貫入己餘充賂遺并
官典破用詔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
長慶二年三月景公寺僧歡以妖言惑衆下伏内詢之多引中
人無驗竟杖殺之其坐死者殺人
八月汴州平丁亥逆賊李介梟首及其男四人至京師分命攝
大尉三人告社稷大廟太清宮詔曰汴州逆賊李介竊據城池
坐邀符節率其兇黨敢拒王師今既梟首於闕下宜令所司準
式其男道原道樞道倫道安等叛逆之子固不可原理須正刑
宜集衆處斬以左右神策兵各三百人防押即日行刑於京城
之西市
四年八月勑薛渾李元乖於檢慎陥在典常貸以徵生斯爲屈
法薛渾杖八十流崖州李元杖六十流家州薛樞導誘薛本渾
等事情難恕理須懲戒以謹無良杖四十流辰州渾士族元本
故鳳翔節度使李清簡之子皆自皆少年渾爲進士元本爲京
兆府參軍時屬襄陽公主數遊市井駙馬張克禮不能止之樞
居近主第渾因之與元本俱得幸於主主尤厚於渾每出輙訪
渾居謁渾母行婦姑之禮有吏誰何者皆重賄以免焉克禮一
日不勝其忿逆詣闕陳訴帝怒立召主因於宮中命伏内詢渾

樞本元欲杖殺之宰臣以渾樞皆衣冠元本祖實臣其父皆經
重任救之以免
敬宗寶曆元年六月郢州長壽縣尉馬洪沼告刺史馮定奪人
妻及將闕官職田祿粟糶貨牧錢入己等事詔監察御史崔橫
就按得實勑劉興裔付本軍科決停職李元珪罷攝仍罰直四
十自神策兵分鎮畿縣及近甸諸州若群牧採造之名其類不
一干法亂紀爲蠹頗甚及罪興裔而猾黨爲衄
九月丁丑衛尉郎劉遵古役人安再榮告前袁王府長史武昭
謀害右僕射平章事李逢吉庚辰詔侍御史温造刑部郎中李
行脩大理正先從質充三司按武昭獄十一月甲子三司上言
准勑推勘安再榮所告張少勝三人擬潛害宰臣李逢吉事關
連人並按問得實勑前袁王府長史武昭及弟彙役人張少騰
宜付京兆府各決痛杖一頓處死前水部中李仍叔郎可道州
司馬侍服闋赴任河陽節度掌書記李仲元言流象州左金吾
衛兵曹參軍茅彙流崖州大學博士李涉流康州大理卿劉遵
古役人安再榮山人劉審等二人續議優獎昭本陳留人性險
誕元和中正王師討淮西以策謁丞相裴度及度督軍因得署
職至郾城又遣昭使蔡寇懼之以兵而昭神色不變益奇之後
至太原奏爲石州刺史無何昭除王府官以地散欝悒日與李
涉茅彙在長安中以義俠相許是時宰臣李逢吉李程不叶而
此輩皆乘隙售己于遊其門李仍叔素依附李程知昭不得知
志易以鼓怨亦誑昭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阻昭果恨怒與

劉審及張少騰潛説謀害逢之計後審乃以昭之言告于張權
輿權輿遂告逢吉逢吉照審本其狀因令茅彙致昭到所居與
之深相結納而疑怨之意並恩居數月少騰漏語於再榮再榮
遂以狀審告因成其獄仲言於逢吉為近從子當此際亦欲助
逢吉以傾程乃陰誡茅彙曰言武昭與李程同謀則活否則死
彙曰寃死甘心誣人以自免所不為也初逢吉之遇茅彙甚厚
彙書云足下當自僕曰自求僕字足下曰利見文字往復畧無
虛曰其間參謀議之密受金帛之賜不宜示於衆者近十餘幅
異哉逢吉與程具在相位而日與闒茸微類如此疑密獄既明
具詞皆牽連天下之人無指笑
二月四月戊午出左拾遺張權輿為河中府虞卿縣令坐前侵
毀裴度故也庚申京兆尹劉捿楚奏准御史臺勘光陵造作東
渭橋虛監物價及将市絹擡佑給用並役功不還價直又率斂
工匠錢物充官典等諸色破用都計贓二萬一千七十九貫石
本典鄭位本判官錢司錄參軍今任水部員外郎鄭復橋道使
前尹令任户部侍郎崔元畧勑鄭位所犯罪固難容宜付京兆
尹准條科決崔元畧不能撿下有涉慢官宜罰一季俸料鄭復
專判文案致令隱欺宜罰五箇月俸料
九月出右拾遺程昔範為陝州安邑縣令以其附會李逢吉與
張權輿輩妄論裴度也
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月自江王入討内難甲辰詔殿前兵馬
使王士遷李忠亮張士岌各杖一百流天德軍飛龍排馬官樊

惟良閻文頴各杖一百流靈州道士趙歸真流儋州僧惟真流羅州僧齊賢流雷州僧正簡流辯州侍詔辛自政杖二百流水州飛龍小兒五人各杖一百流康羅等州高品杜金立許士莒各杖一百流儋州品官邵士忠李務身闞敬宗李叔各杖一百流瓊振崖等州左右軍杖毬軍將于登王曰榮等六人並於本軍杖殺之又勅道士紀處玄陽冲虛伎術人李元戢王信並配流嶺南供奉官孫從彥王從信並決六十配陵州宣徽使馮志恩勤隨靈駕赴河南劉克明男行信孔目陳簡梨園白身李進朝各杖二十處死以盜王帶銀器故也

是月又詔曰其大逆魁首蘇佐明王嘉憲石定寬閻惟直及因兇賊姦計遂與同謀人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等汚瀦無赦梟境與倫已處斬訖家並籍沒妖妄僧惟真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卜筮或托以醫方疑衆挾姦矯誣干禁並從流竄以靖京師其情非姦謀逆涉詿誤者自今以後一切不問兇徒既殄寰宇康寧載舉令猷用弘庶績

大和元年三月勅前鄉貢進士熊望孔門高懸百行由至順者其身必榮朝廷必設衆官賤正途者其道必違爾乃因緣險薄偷冀褻幸居宮中之密職侵擾朝權鼓偪下之囂聲因緣邪瀆及衆議波沸累月不寧司門驗繻累至三四考覈保任乃非恒途朕大啓康莊以端群士俾從投裔之典用止嚮方之流可守漳州司户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即所在馳驛發遣望性險果而辯口語往往得遊公卿間率以大言詭意指使時政既用此

而得進士第益務干進劉棲楚時以不次居上列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填雜不息望出入棲楚家雖密戚無異陰語潛晝入無知者先帝遊宴之餘亦時以工畫綴詩留意每將召翰林學士凝於禮敬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讌命採諸卑官才堪任學士者棲楚輩即以望名字求宰臣奏庶事未及行至是雖加貶逐議者可以為幸棲楚任京兆尹附權帖寵旦夕俟大用因詣中書請屬吏詞氣強厲忤宰相韋處厚不堪其傲即面折棲楚遂陳請告歸帝聞之立出棲楚為桂管都防禦觀察使

二年十二月壬子朔御史中丞溫造奏云十一月二十二日初聞宮中遺火緣妖賊並禁在臺恐有奸謀遂追集人吏設備隄防然後奔走入朝到稍在後兩循吏催冝姚合其日臺中忽聞有火遂追集所領赴朝堂稍到在後臣等職列既律之次庶寮動皆取則若不重罰難勵衆情自罰三十置冝合請各罰二十直宰相等奏禁中失火火焰所及追近正衙宰相以下皆在火所御史中丞合率寮屬先至闕下其日兩循使直至申時火滅始到中丞隅官近朝隨例方至物情不可疑論喧然其所議罰譏比臺錯失脫已上聞又不待罪者有乖敬慎恐須別議罰奉勅事出非常妖賊官曹備驚亦謂慮周即合待罪朝堂候處分量罰自許事涉乖儀溫造姚合崔冝等各罰一月俸所請罰錢冝並放

三年三月勑三司准勘吏部踰濫官事其間要切節目皆而臺

桊李賓過狀稱揚虞鄉奴受錢三百千勘是前虞鄉察知自送
府縣奴已決責錢亦納官又稱送錢并買婢等事悉無證據但
虞鄉兩年專判曹務僞濫六十餘人連甲圖空近日無例遂令
祿位制自胥徒雖能績自奉明終失從前鈴轄況看官知僞又
不公論隱閑報銓每將私用且乖於檢下事理固難果失於守
官宜停見任餘准前勑處分

四年三月御史臺奏據京兆府狀稱於馮叔達邊卜射武昭錢
五十貫文准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赦文節目合得洗雪人前門
下主爭田坵勑田勑犯罪亡命經恩不首縱寬本坐合准赦條
宜配流韶州

五年五月御史中丞宇文鼎奏當司前後推覆造僞出身文書
責官并造僞印行用等因張璹劉常建胡伯忠犯罪并在太和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赦前准刑部太理寺詳斷悉處極刑准
斷獄律赦前斷罪不當者若處爲重宜改從輕處重爲輕即依
輕法者臣以前件囚等並抵極法悉經殊恩或自赦文前生或
因起請減等伏緣俱引露澤累陳訴詞若非得中恐未伸罪昨
日一與一奪事関起請既生又死稍覺二三如臣所見伏請赦
書以前所犯者特許減論赦書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庶使後
無僥倖令絕彼陳勑張璹胡伯忠劉常建等宜准元勑處分

六年五月丙辰貶左衛勳二府中郎將左街副使田睦瀘州縣
尉以葬妻轜車僣侈宰相因遇驚異之即貶時豪富奪僣下亢
不制其舉是典人皆悅之

開成元年二月鄜坊節度使蕭洪奏亡妻張氏後娶王氏請賜
邑號勑方鎮班行散官至朝散大夫已上者自於有司陳狀請
妻封邑本司磨勘然合葬成如妻已亡又無此例蕭洪黷於常
典輙自奉章宜罰一月俸
二年六月荊南官察使韋常奉教坊樂人八人到本道求乞詔
令錮身送入城委本司各杖四十
三年二月甲午詔京兆府捕捉五月五日賊徒經月未獲官吏
慢易須有科懲京兆尹崔洪宜罰一季俸兩縣捕賊官烏行知
韋文鄉並停見任餘准正月二十四日勑處分
六月詔曰鄭州中牟縣私置壇場度僧一百六十人並仰勒歸
俗色役其刺史李款罰一季俸科攝縣令前管城縣令秦叔良
停攝官仍殿本官兩選
四年七月貶襄王傅徐元弼為抗州長史大理少卿李衢為光
王府長史懲贓罪也
十一月鄭滑節度使裴弘泰奏慶成節日放當州因徒以資聖
壽詔曰弘泰以慶成令節擅放累因雖云竭誠且為干禁恐開
後例須示箴懲宜罰一季俸料
武宗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勑曰古者陳甲兵以正其刑伐鍾
鼓以聲其罪爰用重典以清亂邦郭誼狐鼡之妖依兵穴以自
固牛羊之力得水草以愈兇乆從叛臣首貟逆氣劉公直安全
慶各憑地險屢抗王師每肆悖言罔懷革面及刑治歸疑陳許
進軍賣孽童以求全據堅城而請命撰期于撫納要君以盖前

懲天地神祇所難容赦其劉公直王協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並處斬其家屬從別勑處分張谷陳楊廷等皆凶愚無刑狡詐多端頃在京師人皆嫌惡自知倫薄無所庇身投迹戎藩寄命從諫又懷怨望頻肆陰謀或妄設祆言成其逆志或為草韋表歸以悖詞既無禮於君親曾不愧於日月朕君臨萬寓姑務含弘而怙亂益堅包藏未息誘受亡命招聚逆徒志循恃以金湯心不利于王室近又敢為狂計助此凶人汙我忠義之君叶其尉豕之黨人之所棄神得而誅劉稹第曹九滿郎君郎婢四孃堂兄漢卿周室弟魯卿堯張谷並男淮男鮮愁陳楊定并弟宣力男醜奴張溢并男歡郎三寶門客甄戈伎術人郭諗蔣黨逆逆賊李訓兄仲京王涯姪孫羽韓約男茂章實王璠男渥并處斬夫為善者天報以福為惡天報以殃令沴氣既消逆節咸服方布和於四海庶息患於五兵宣示中外各令知悉宣宗會昌六年即位五月詔誅道士劉玄靖及山人等十二人時帝以玄靖等自會昌中以左道出入禁中或武帝以留年之術故也

大中五年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詔罰京兆尹傅兩月俸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陵令菟閱岳州司馬俸先令裴讓隋州司馬

九年三月吏部試宏詞舉人漏泄題目為御史臺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枝出為處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人並落下

十一年四月以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郢為漢王傅分司東
都以決府吏也
十月以入廻鶻冊禮使衛尉少卿王端奉貶賀州司馬副使國
子禮記傳士李潯為郴州司馬判官河南府士曹參軍李寂爲
永州司戶參軍端章等出塞爲黑車子阻路而廻也
懿宗咸通十年八月和州防禦行官石佯等一百三十八狀訴
刺史崔雍稱賊龐勛初刼烏江縣雍令步奉官二人探知雍猶
不信二人並被枷杻續差人探見賊已去州十里賊尋逼州城
崔雍與賊頭烏約於鼓角樓上飲酒許與賊同又認軍事判官
李譙爲親弟表狀驅官張立為男乞二人并身其餘將士一任
處置便處分押牙李詷等同各脫下衣甲防禦官健束手被斬
首八百餘人行官石瓊脫衣甲稍直便被崔雍遣賊處斬其崔
雍所有料錢并家口累差人押送往來今在潤州豈有將一千
人兵士之命續援已之一身不唯孤其神明實亦生負聖主兼
科配軍州官吏修葺城池妄稱出科錢修城者勅曰臣子之節
無如盡忠士人之風宜當遠恥崔雍任居牧守賊犯州城禦扞
曾不發言從容乃與命酒况石瓊未脫衣甲志在當鋒不能奬
其赤城翻令擒送賊所原其深意與賊通和在臣節全虧情狀可
見將行朝典更要推窮其崔雍家口並在宣州宜令宣歙觀察
使追崔雍收禁勘責速具事由申奏尋勅曰當崔雍守郡之日
是龐勛肆逆之初屬徑寇奔衝望風和好置酒以邀賊將啓關
而納凶徒城內不許持兵皆令觧甲致使三軍百姓收血相視

連頭受誅初聞奏陳深駭觀聽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栢狐壘獲全尋加誅奬既褒忠節難赦罪人王石因分勸懲斯在将壼戒於四海尚何愛於一夫其崔雍宜令差内養盖公度専往宣州賜自盡公度至雍死於陵陽舘其男黨兒歸僧配流康州錮身遞送司勲郎中崔厚貶郴司户州北部員外郎崔福詔州司户長安縣令崔郎澧州司户左拾遺崔庚連州司户荊南觀察度支使崔彦衡州司户皆雍之親黨也

十三年五月以左羽林軍統軍張直方貶康州司馬同正以部下為盗也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一百五十四

帝王部一百五十四

明罰第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詔曰朕既殄僞廷顯平國患好生之令含弘雖切於子懷懲悪之規决斷難違於衆憤况趙巖趙鵠等自朕收成數日布恵四方尚匿迹以潜形罔宣心而革面須行赤族以謝衆心其張漢傑昨于中都與王彦璋同時俘獲此際未詳行止偶示衰矜既上将陳詞群情激怒往日既張於潛濫此時難漏于網羅宜實國刑以塞群倫除妻兒骨肉外其他踈属並從釋放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屠害宗屬殺戮朝臣既衆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怨敬翔雖聞自盡未

谿兇宄宜與李賑　並族於市隷屬僕使並從原宥朱珪素
聞狡獪唯務誘邪鬬惑人情枉害良善將清內外須切去除況
衆狀指陳亦冝誅戮契丹撒剌阿撥既棄其母又背其兄朕比
重懷原来加恩渥宥同骨肉錫以姓名兼分符之榮疊被頒宣
之渥而乃輙狐重惠復背明庭罔顧欺謾鼠歸僞室既同梟獍
難貸刑章可幷妻子同戮於市其朱氏近親趙鶚正身趙巖家
屬仰嚴擒捕其餘文武職員將校一切不問是日趙巖張希逸
張漢傑張倫張漢融朱珪敬翔李賑及契丹撒剌阿發等並其
妻奴女皆斬於邊汴下並梁室臣佐也
二年正月丙午前新鄉鎮將李洪玫詣闕首罪斬於天津橋南
洪玫先以城歸梁故也

六月蕃漢揔管李嗣源遣吏部送義賊首領楊立左重趙實韓
貴等二十人到闕令兩軍號令磔於鎮國橋
十二月壬午勑周易博士冀軫貶磁州司户禮記博士宋澶貶
石州司户春秋博士陳處中責授國子監丞悞保選人故也選
人吳延皓收亡叔告身改舊名行事付河南府處死銓吏尹致
職居行首但恣奸欺奇窮偹驗於行藏積弊須去其元惡可處
死潯鄭身為堂吏事昧公心勾當踰濫選人委曲寫造文狀保
明斯在情故可知可決流祁州承首官王處環是臺司首吏職
名不卑城宜助憲府之準繩豈得職選人之踰濫決流忻州裴
溫王皇甫源邵仁郜勾當選人有涉踰濫或出公驗都昧精詳
各決杖追充本司最下令使三銓官崔沂等既已貶謫効其有

司冀軫於諸令史共為囊橐故也
三年正月丁酉中書門下奏選人劉䢵麻溫田昭遠賈思義盧
琢皆是家狀內收監丁父母憂年月不同已牓示駮放劉䢵麻
溫塗毀告身委本州重處色役田昭遠已下殿五選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辛丑勑鄧州節度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
沖汴州都麴務使辛廷蔚李繼宣等並勒歸田里紹欽本姓溫
名韜紹沖本姓段名凝廷蔚偽開封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
時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深惡之繼宣汴將孟審澄之子審澄
誅亡命歸莊宗劉皇后蓄之為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此之
四凶帝在藩邸時惡其為人故並誅黜之
二年二月丙午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尋令中
使誅於郡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弒莊宗也
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勑朕以
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崇於德本貴全國去
以正人倫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此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
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憂喪而不舉為人子以何堪瀆污時
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雖遣投荒無如去世並聲賜
盡觀察判官錄事參軍失其糾察各有殿罰襄邑縣民周威父
為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辭奉勑處死
九月勑先監送諸州罪人溫韜等流言亂政在憲典以難容稔
惡辜災固人祇之共怒溫韜生為黜首起自緣林依憑中夏干
弋劫盜本朝陵寢殿擬財狼類同梟獍為謀無辜而幾害平人

得便而常懷逆節陶記曹司藩翰恣黷貨財自處竄流彌興怨望石知納比居賓佐合務贊裨當守殷門攄夷門發文字扇搖戎帥嶼擢從班列委佐親贊不守條章鬻賣店宅其後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構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而皆自郎刑章各居竄逐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朕意雖欲含弘於物論固難容赦尚全大體只罪一身並令本處賜死

十月宗正卿李紆先攝虛稱試銜權公裔攝陵臺令紆疑稱公裔請假與公裔狀不同大理少卿張之恩詳斷以報上不實者徒一年李紆前罪詐假是重今犯報上實是輕準律雖寬酌情尤重請降特勅詣揮奉勅李紆縱橫詐偽重疊欺君雖奪一任告身尚屈大朝憲法玷于宗籍時乃奸訛宜奪應歷任告身仍配隴州徒一年

四年二月車駕自汴還京至汜水東都留司官太子少傅李琪等奏曰伏以陛下暫違清廟纔過周星初平作孽之首殷次戮不臣之庭璡今者敗契丹之兇黨破真定之逆城大振皇威咸由廟筭臣等久違宸極俱戀聖恩不隨獸舞於汴郊拜龍顏於梁苑豈可只於清洛坐候廻鑾願於次舍之間得展會同之禮庶傾就望咸竭歡呼臣等今乞於偃師東排班迎駕稱賀後先赴洛陽東祇候奉勅契丹即為兇黨真定不是逆城蓋闕審詳有茲差誤李琪罰一月俸先是定州王都叛命琪不詳鎮州為真定誤用之故及於罰

六月有內班石重千等六人控鶴官三人矯傳聖旨宣諭臣寮
多受其遺賂是日發覺殺四人鞭五人背
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招為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
銅以官當罷勑旨李商招衍具在案敘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
亦事有所未圓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況自列聖相
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已來廉恥者少朕一臨
寰海四換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勤修一德深念
五刑寬則不威暴則無惠唯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
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被狀頭又為奪有主之莊田
揭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知為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曆下鄉
從人戶取物擄茲行事何以當官今王銑所告李商並招實罪
宜奪歷任官重杖一頓處死元論人王銑四人並宜放仍令所
在長吏徧示衆多居高者不得貪以陵卑在下者不得驕而訕
上躰泣辜之意聽視網之言各守公途共資王道
長興元年正月乙亥御史臺奏京兆府牒送到爭論莊田人詳
牒內本府元未曾推勘便送赴臺伏准舊例諸道州府責勘尋
常公事如曾經斷遣不了方具奏聞候勑下付臺始行追勘且
無州縣直牒送臺諸行推勘廉夾府尹判語指揮臺司勑旨為
官未可避事夾判不合由臺既有舉明須行責罰府司官吏已
下等第書罰
九月庚午濟州進偽造稼禾七莖共兩穗本州長吏皆罰直
十月吏部侍郎王權將作監王澄大僕少卿魏仁鍔庫部郎中

孔崇獮司門郎中李殷夢河南縣令郭正封等六人妻叙封郡
君縣君者勑旨叙封之例勑格甚明况在所司備經其事既成
差誤蓋是因循顕有紕　爲充當欺即難恕錯即可矜然後示
戒懲須行責罰本行令使馬仁珪決臀杖七十勒停本判郎中
裴坦罰兩月俸王權等六人妻進封叙郡縣邑號官告宜令所
司追納毀廢初郊天後赦書節文云朝臣並與追封贈及叙封
制後不在此限其年七月十二日中書以前赦書節文不該據
品秩依格例施行又奏覆在朝臣寮限兩月内一齊文奏並據
品秩依格例施行河南縣令郭正封制前往考功員外郎朝儀
郎階俱是六品制後迁河南縣令加朝請大夫正五品其妻仍
叙封縣君内彈侍御史劉錡舉劾乃招僞濫有渉情故

二年三月禮部令史吳知已指改大廟齋郎李誼勑甲及堂判
姓名僞張昭因僞出給優牒與張昭齋郎呂圖陳告其僞捕訊
於御史臺張詔呂圖李誼是陳議大夫張延雍將作少監呂道
詔宗正卿李玩之子也以蔭當補獄成吳知已疑伏緣張延雍
習爲當省郎官令知已專主張其子齋郎文書緣奏覆未成延
雍累遣人催促及詔至向前茍免以此怕懼遂指改李誼勑書
張昭姓名兼蒙昧本司官人出給優牒僞使符印有實詔付大
理寺定罪少卿路阮詳斷准格詐僞制勑僞行符印罪當絞其
令史吳知已准格重杖一頓處死本司官祠部郎中王承弁初
不精詳致被罔冒准詐僞律合杖九十如已去官則減等今王
承弁已别除官據格放罪門下令史臣延雖佑不與吳知已同

情有涉隱託律杖一百放堂後官何康祁言隱託不至瑕疵准
律放罪呂道昭李完呂圖事雖關連別無深罪准格並合釋放
諫議大夫張延雍補蔭自有格文催促失於事體言苛克之語
雖是諫人擬引驗之詞蓋以虛詣伏候勑處勑旨曰張延雍中
官舊居省署蔭子合補齋郎為優牒稽遲於本司催促苛克縱
實已該肆赦之恩引驗無聞自撥兩辞之誥致淹折獄宜示罰
金宜罰一季罰俸餘依法寺詳斷
四月以樞密院承旨李處徽為忠武軍行軍司馬處徽刑州人
始為郡吏而安重誨信愛之至是驟昇厥職行已之道非其正
也重誨出鎮故有是命
五月丙子國子勒停官張崇遠受賂補人法寺定罪為無祿者
減死一等又引四月二十六日恩赦必從釋放帝聞張崇遠本
官父無料錢今有春冬逐月糧者勑旨設祿任能立法懲惡苟
有違犯須舉憲刑張崇遠流外授官監中守職雖官不請於俸
祿如職見請於衣糧贓罪既彰死刑難貸宜决杖一頓處死
閏五月誅河中節度新除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詔曰朕猥以
眇躬纘承丕緒欲華夷之共泰於刑賞以無私其有位極人臣
寵踰涯分擅威權而積惡詢物議以難容苟緩刑章是滋兇慝
安重誨始從初稚獲備詣呼既注以漸深亦旌酬而益甚日朕
詔興王業委掌樞機官列三公望崇四輔謂勤劬之可恃毋率
暴以居懷且益知祥董璋自守藩維素堅臣節輒從間諜令負
憂疑擢任姻親往分符竹潛設備防之計擅興割據之言兩川

飲恨以供深一旦飛章而頓絕又錢鏐位冠王公常輸𢘽戴朕
方禮優元老恩遇遠人而重誨採掇玼擿行止絕旦去年
郊天禮畢率是人康重誨既綰國權復希兵柄輙出渡淮之語
貴邀統衆之名事雖不行賞謀可懼其後終興弋甲遠討巴邛
將士疲勞梯抗阻絕及遣專臨塞所俾糧軍儲恣威雲以復多
致兵民之共怨朕尚存大體恃示優恩爰自禁庭委之藩翰方
繄共理旋乃貢章豈謂別無動揺潛懷怨望長子崇緒親居內
職次子崇贊顯列朝行遣裓元隨偷歸本道據茲悖逆須寃端
由勞千里以興師致四方之駭聽果明罪釁難逭誅夷其安重
誨宜削奪在身官爵仍并男崇贊崇緒及安重誨妻向𬀩等四
人宜並賜死

七月澤沁州水縣令李照主簿約鈞兩相鬬毆及追至本州不
肯交割牌印大理刑部詳斷其罪准律罪當徒及罰銅絲並該
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恩宥勑旨同官相毆據法當徒大理寺以
所犯罪名合該恩勑雖備陳格律如合議矜寬但李照樂鈞等
處令佐之資縱屠沽之行既罵且鬬自盡經宵加以抗拒使口
留縣印全乖事體大紊紀綱至於偶在勑前合從赦限豈可遣
茲凶輩親我疲民免刑已是優弘復職實非允當其李照樂鈞
並勒停見任餘依所奏
二年正月北京大將等辭歸本道賜物有差時有鐵林都長行
一人退及南廊有言聞於殿上乃有宣問其稱為量減下秋錢
一千文別添逐月料錢五百文而不知所減少而益多帝責其

退後有言笞歸田里
四月御史臺奏禮部貢院散從官呼延昭送到應學究科人李
咸雍稱於省門前高聲稱屈勑曰李咸雍既書生合知禮範凡
関事理秖可披論尚書省前豈是喧呼之所主司在內何與詬
罵之言雖妄指陳實為兇惡苟無懲誡難例輩流宜令御史臺
監送本貫重處色役
十二月勑曰國計之重軍食為先比防主守之隱欺遂致監臨
之鈐轄丁延徽選從禁職委以倉儲蓋藉忠勤恃添俸給所宜
廉慎以副指揮而敢與專知官田繼勳杜延德副知道趙德遵
楊仁祚等相徇私情擅出官物脚夫論告贓狀分明及遣推窮
即稱貸借按正律則罪加於凡盜准後勑則名犯於極刑況兩
司詳再經議讞定法既當於不濫懲奸斷在於必行又據宰臣
所問五條康澄既陳兩表雖為滯徹且貴盡心但丁延徽所出
軍須已離當處本無文記豈是公官宜同入已而論難逭滅身
之罪宜依兩司詳議斷遣處分其丁延徽田繼勳贓滿二十疋
並決重杖一頓處死杜延德已下各依本罪決杖配流賞元告
人絹二十疋丁延徽為供奉官監倉與倉官田繼勳杜延德共
盜倉粟三百五十石脚夫論告左軍巡禁詰稱官米爛折借粟
變米償官數及勘變粟米不曾至碾乃是糶貨錢亦破使訖刑
部引統類監臨官典犯一疋已上入已者不在赦限同入已之
贓今約丁延徽粟價計贓絹六十五疋二丈各犯絞二人專知
官田繼勳等繼贓絹三十七疋二丈為首合犯從副知趙德遵

合流三千里其次决流有差刑部據法律定罪而大理少卿澄
上表論以爲借粟有還意合減等
四年四月大理寺奏滑州人程洪與鄭人不協自焚其屋延及
鄭人屋燒家財蕩盡伏緣三經恩赦例合放罪而大理少卿澄
勑旨程洪宜配流德州常知所在餘依奏
五月獲嘉縣令盧高以户民閔延韜不伏責問嗔悖令從人曳
撲良久致死大理寺斷旣閔威力之條合處殺人之罪但以情
非非辜事准格文爰該免死之科式表好生之德盧高准配流
登州勑旨盧高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恕法以行刑遂尋時而
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據律則當處極刑小不忍而難追內自
訟而何及法不可隳義亦須明但究彼根由以緣公事罪難甚
重理稍可疑峻刑則慮致民矯輕恕則恐滋酷吏永從遠竄特
貸餘生聊以慰往者之寃兼可戒爲官之屬蒿宜配蔚州長流
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於歸之限其出身歷任告勑付所司焚毀
餘依省寺詳斷
七月户部奏諸道所貢物舊例每年冬至後到京准儀正仗於
殿前陳列據房州常貢物至今年三月方至京有違常式勑旨
方州所尚土貢爲先苟有稽遲誠爲怠易須加懲罰俾効恭勤
其録事參軍孔覇文宜罰一季俸刺史尹暉緣元勑不該宜放
本典以下宜令本道觀察使量罪科責訖以聞
米帝自鳳翔聞君測之罪至乾壕南院宣徽使孟漢瓊以帝河
中失守在清化第時明宗王淑妃常令傳教往來錫賜詣於已

厚見帝大哭欲有所陳帝曰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例即
命斬之路遇漢瓊者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在真定時入侍
性通黠能交構朋黨初見秦王權重乃挾祀子勢援傾心事之
及末弘招馮贇謀去秦王又與之締結長興之季氣焰燻灼開
府驃騎之資朞月遍歷西軍既判人主拱手待鱉鄂王急召漢
瓊欲先令入鄴漢瓊匿不奏召知帝及挾州單馬趨陝西澠池
西斬于路左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言以改元分命朝臣奏告其應州四
廟差左監門衛將軍孔知鄴稱疾改差右驍衛將軍華光遠稱
墜馬傷足詔曰改元重事告廟常規凡在班行宜思竭勵孔知
鄴等方當任使皆合恪恭豈可居常則各冒寵光臨事則自圖
便隱茍無懲誡何肅紀綱孔知鄴華光遠并停見任其告廟官
差右武衛將軍高允等
三年二月監察使奏薦享大廟其月十九日尚書省受誓戒故
事諸行事官質明至省候大尉其日行事官與攝大尉宰臣並
先到其攝司空吏部侍郎龍敏後至雖及受誓戒其候大尉違
礼詔罰一季俸料
十月詔金州斬屯戍都監陳知隱先是蜀人侵軼禦侮不嚴突
至城下水寨失守故也
十二月司天冬官正朱懿訟本監胡杲通言前監徐鴻亡在殯
鴻男皓方行服杲通署為監丞下御史臺鞫問杲通言自授官
後有監城高鑾言歷筭事徐告攻於推步其祖保讓藝能所以

權署攝不知徐鴻死及殯其署徐皓緣曆筭事大詔曰作皓技
術尠造且宜落下別後處分高鑾備知徐皓居喪不合薦舉宜
停見任胡杲通已下並釋放
晉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御史臺奏六宅使王繼弘前洺州
團練使高信於崇禮門内相詬已伏疑罪勑曰高信曾部郡符
繼弘方參禁職凡於語默合曉儀豈得輙於内庭恣行私欵忿
肆喧嘩而頗甚侮憲法以若無旣駮物情尤傷事體茍無懲沮
何戒踰違尚示含容止從譴逐高信宜送復州收管王繼弘勒
停送儀州衙前仍常知所在
四年十月勑李道牧前為陸渾縣主簿欠 求官強詞亢勑厚
誣寧輔累犯乘輿措言執顧於斥尊構意只謀其撓攻將懲從
蠹澒舉典刑宜令決杖配流永不齒錄
少帝開運二年春課青州節度使楊光遠部下指揮使[illegible]迴等
五人時光遠叛命帝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搖故也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甲申勑考城縣廵檢供奉官馬彥勍處
死以在廵檢所停匿赦書殺獄囚故也
二年八月勑前明經劉繼倫決杖仍追奪出身文書先是繼倫
醉酒於臨階民家踞牀而坐權知開封府袁義前驅騶道叱之
不起又加慢駡所司詰之以聞遂有是責
三年正月責教坊樂人張錦繡等四人各杖脊十七除籍控鶴
官將虞候賈起等二人決杖二人配流商州坑治務收管時安
州節度使王令温受代入朝樂人與控鶴官詣令温求[illegible]太祖

知之故有是責
二月勑奉翔少尹桑龍責授鄧州長史龍故開封尹維翰之庶弟也維翰父珙有愛姬生子歲餘珙卒姬求出遂攜而去児即龍也其後莫知所之及維翰貴潛遣人求訪音問微知在青州會戶部侍郎王松權知青州時維翰鎮兗州以誠托松松至郡訪能果得之於博興縣民家龍母適玄氏龍即為玄氏子松即送龍至維翰所維翰表其事有頃晋祖授龍協律郎維翰鎮京兆以龍為衙內指揮使維翰再入中書改太常丞累遷司封員外郎龍幼稚流落長於他族不識文字格性鄙倍及維翰薨諸幼弱龍以維翰第得錢千緡典貼與人其宅本辛氏之[illegible]業也辛氏定年限典帖與維翰及年限滿龍出為鳳翔少尹[illegible]氏乃詣維翰子坦贖之坦辭已後取龍旨辛氏訴於官樞密使王峻責知其事深所不平即追龍證問龍具狀其罪故貶逐之[illegible]之
湯尹氏焦遠詣闕門伐鼓訟鎮將李柔豪奪一二女詔開封府鞫劾李柔配役作防
世宗顯德元年九月辛丑斬洪奉官副都知竹春璘於寧陵縣以其先奉命在彼巡撿有郡盗掠其客船而不能登時擒殺故也十月杖死供奉官郝官庭於府門以其在業縣巡撿日挾私斷殺平人故也
四年三月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翻倫在身官爵仍配沙門島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兼鎮陳州倫罷職於許而居於陳軍州政事多所[illegible]預及

自於衙署開壚以鬻酒掊歛之暴公私患之為項城民武都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李汀按之倫詐報汀云准詔赴闕汀即奏之帝愈怒遽令追劾盡得事實令坤數於帝前泣請父命故罪止於追削配流而已

五年十二月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以其擅殺降卒廖約等四人故也

六年二月杖落第舉人趙贇朱夢叶竇浚等於省門外仍配邊先郡是禮部貢院上言贇等酗酒厲聲詆其考試官下御史府訊之伏罪故杖之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四